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望雲圖詩序

陳獻章

州志誤作陳琛

靈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乎山川委之以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日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口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如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君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己能慟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於是諸公命工繪望雲思親圖以表之復相與賦詩道其事於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忘乎公之爲貴也時情俗態好諛佞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夫以今日之所聞徵諸古若梁公之事然後識其中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

於衆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歎者乎烏虜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圖也若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愧人之不能振頽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豈無意乎覽者當自得

四州文獻注云王錫高平人弘治己未進士令新會歷
裕州守轉廣州至孝新會古岡州詳澤州志縣志佚

高平縣志

王守仁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
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尙漢以
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
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其綱簡於
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畧
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
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

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修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跡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叙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寃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

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
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
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
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
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
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
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
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
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
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

強凌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
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
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豈不
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
月而以贅龐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
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
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
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
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
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

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叙其畧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凡志邑者不過述其山川紀其物產表其風俗美其人才以相誇耀而已從此立義卽揚厲甚工亦淡然無味惟從白起坑卒一事發端歸咎於諸侯之去其籍方見邑志大
有關係筆下有隱戢奸雄兼并僭竊之志此等意見議論非文人所可及

舊註

高平儒學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至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

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
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
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
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
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
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
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
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
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

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
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
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
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
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綱紀政事者也詩也者志
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
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
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
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
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

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
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
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
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
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
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
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
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
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
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于文藝之末

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噐噐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以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

重修長平驛記

郭定

高平乃古長平地北抗朔漠南通大海東拱畿輔西連關

陝延袤百里介澤潞間爲古冀之襟帶爲兩淮之咽喉誠
重鎮也去縣北三十里爲驛而驛之名則長平也我太祖
高皇帝駐蹕金陵此地尤爲要衝晉王殿下往來經行親
灑睿藻於驛壁在洪武間適初建時宜其完美也及太宗
文皇帝居京師使節少簡於昔而廩餼車騎亦多撤去驛
至今所以亦漸致凋敝焉成化初邑侯容城牛公嘗一葺
之邇來額圯益甚弘治壬子邑侯東萊毛公泄事之明年
侯以通敏之才廉潔之操政平民和乃大整隳廢於是復
葺焉傾欹者正之覆壓者易之剝落者采繪之疎漏者堊
墁之輪焉奐焉燦然一新過客無萬里之憂吏卒無信宿

之擾工役則因居民之有職於官者易而用之材物則因羣小之有干於里者貸而輸之所以民不知役而工告成矣董其事者老人馮瑄而贊襄之者驛丞馮質也聞故老相傳驛舍皆左丞賈魯故第賈在勝國由進士任御史大夫時黃河決大爲西南害丞相脫脫用賈計修復故道以功拜左丞當時爲之語曰賈魯修黃河恩深怨亦多萬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賈之功亦偉矣賈子亡其名曰賈五舍者太祖皇帝天兵南下集鄉兵拒敵死之家屬悉遭殄戮建驛日因撤其故第之材克焉故驛舍之壯麗者皆賈第材也賈子雖以不服死在于所事則忠且義矣賈父子

死矣而故第驛舍矣人知賈第之侈而不知賈之功可以
居之人知賈第之毀而不知其子之忠義足以當之晉王
殿下亦曰千載應傳賈魯名想當時亦有爲殿下言及此
者不然何褒之過也賈之功固難能而其子之忠義亦未
易得其事皆不傳者以其敗耳嗚呼可以成敗論人物哉
茲因驛舍之復特表出之以爲來者告是爲記弘治六年
立石

重脩程子祠記

張璉

舊祠在縣東子城內棟橈大壞不蔽風雨隣市居匝環小
巷跬步及于堂爲褻者甚正德九年龔侯以才行自太平

縣奏改高平甫至謁祠見其頽敝污瀆乃謀于僚屬于文廟前得僧舍之餘地價其值焉其臺省亦以移文爲是乃命義官邵經老人張騰及趙璟督工課程爲正殿三楹旁翼以小室其東西廊其過庭楹如正殿之數其大門中二門各一楹正殿仍繪夫子之像于中章服則國公之制焉創始于正德十年三月落成于本年六月財不病其民而民不知其勞物情欣欣然焉侯乃托邑人予鄉同年霸州守郭公坤徵予記之夫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夫子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

漢唐以來一人而已當宋之治平四年予未自上元正簿

移澤州晉城令其爲治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伊川行狀
及門人叙述可見使民各得輸其情獨惓惓以教化爲務
鄉有學學有法朝夕督勵誘進至親爲正句讀焉故熙寧
元豐間應名者數百人登科者數十人達乎隣邑高平漸
乎晉絳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者是已
熙寧元年戊申夫子之赴召也去之日哭聲震野而九年
丙辰則又黜知扶溝矣去之日老穉數百亦攀挽號泣遣
之不去夫以夫子之道試乎郡邑其功化之效輒如此使
夫子得乎位焉則厥施斯普于天下也何有日官報午若
將遇焉者而雋子之携婦冠瀆亦甚矣要之神宗之處夫

子與安石其禮遇雖同而任用則異安石固惡之蘇氏又
詆之功利之學旣與之不合而文章之士亦與之頓異上
下之人皆莫之識其視夫子之道若長物然者天下何由
而治耶三代之盛何由而見耶豈道之興廢固有其命耶
抑天下之人果無福耶靖康之禍言者至今蹙額寒心學
術不正禍天下後世如此則夫子之出處世運所關豈淺
淺耶夫子嘗言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
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予嘗言貴以王侯夫子固固有
之也卑以莞庫夫子亦固有之也賤以匹夫亦夫子固有
之地天下豈得而撓之耶茲地受夫子之遺教之恩爲多故

在大和中鶴鳴李先生史以爲得程子之學中統中陵川
郝先生自謂其祖亦及先生之門遺山之學又自郝氏始
宋人黃夷仲有言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
半則高平祠而祀之亦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學其學而
不報焉郝陵川以爲非事師之道則爲臣不忠爲子不孝
亦其必然者於戲周人崇射者尙不忘武穆之祀况夫子
之功之德乎宋之南渡後朱子無容喙矣至元又得許文
正超然自得而神明其敬以大其傳至明又得薛文清一
性字括盡千古聖賢之言真知實踐以續其傳其道至今
賴之以治天下國家而人蒙其澤焉繼往開來夫子之功

之德雖與穹壤俱敝可也文清有言程朱之道萬世之後
必有追崇盛于前時者又言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世必有能知之者獨龔侯當大盜攘竊之後而首舉乎此
以獨地祀之則有補于世教大矣吾黨之士其必有所感
也夫其必有所興也夫能知夫子之道則知聖人之道矣
知聖人之道則知天地之道矣天地之道誠而已矣聖人
之道亦誠而已矣夫子之道豈外是哉侯名進字思忠江
西高安人正德辛未進士以賢能上聞祠之建也僚屬捐
俸助之者則縣丞王廷珪主簿劉一中典史陳洪及教諭

史章訓導馬景陳鑿焉

嘉靖紀元歲舍戊子時維十月農事方已芸莊子管律訪
古遺踪出城西隅睹野烟之漠漠履原草之淒淒風烏烏
兮如怨如怒雨蕭蕭兮如泣如啼此白起坑趙卒之地胡
能不動夫後人之悲於是醜酒陳牲弔之以文曰殺一不
辜奄有天下聖人不爲况四十萬乎然迎戰長平謀困力
竭解甲伏降遽令趙滅固其子也當夫戍守雁門鼓技奮
庸虜懾鋒銷曾使趙重非其子耶秦暴起殘趙衰括噐子
生不辰乃遭其屯千秋億載爲汝含冤秦也起也疇與之
憐迨夫咸陽三月之火驪山一炬之烟新安降卒之骨望

彛齋日之壇出爾反爾天道好還子又惡足憾耶顧夫列
星瑞鳳殆子所化師帥王公殆子迭生又豈有終負屈於
此之理耶文不足發子其享之

楊公去思碑記

安陽集

崔銑

楊子子噐去高平十有八年高平民申鐸姬增而下數百
人立祠於建寧鎮祀之鎮有先聖廟宋程子伯淳作楊子
嘗修之祠列東廡下循哉楊子之政也刈胥猾破書手奸
事無枉且暴撤蔽也均賦役廣儲峙歲省耕歛給其乏詔
遷民兵實邊奏已之普養也修學者再設鄉學者九千申

道誼發經訓崇教也修社祭圖祀先之儀明裡也石同誌

風民駭行禱取紙覆孔噓且吸曰嚙通谷驗乃塞禁釋道
毀淫祠俾民無僭制正俗也去官知僕嘗賄治之責友不
告行却贖金屬操也脚戶途殺賈取其貲賈父誣店主白
其寃殺脚戶同謀者十餘家脚戶積歲殺四十賈取貲累
千照獄也夫吏者牧者也非以厲民祠者慕者也非以媚
上楊子誠愛結於民民誠享其愛思楊子是故鄉可以礪
國一楊子可以礪天下聞而善善而治此之謂化故禮協
諸義而起雖先王未之有禁也銘曰粵歲癸酉宵星虛民
祀其侯屋渠渠屋渠渠兮民樂只亦有民歌推不去銑憤
會著五吏書撫實作碑示楷模於乎有官勿謂民可愚於

乎有官勿謂民可愚

與高平令衛子書

王維楨

客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然有古愷悌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竒黠獯巧故治隨之變至弘治正德相接人情尙未甚澆故政宜敦大迨於今閱五六十歲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推移可知也故禮貌之遇士夫恩惠之結善類刑威之待邪慝斯三者從古善治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別等級不辨良惡則善人解體而凶人掉臂積久而名敗卽能改服振嚴而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

治者君子又非之放意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刺不當也張衡治河間下車密先收捕大猾郡中豪俠皆逃去他境盜賊止息大體立而先聲著也故苟當其罪荆樸不犯非我所致卽斧質日事誰其懲焉吾子英年茂才於一邑何有第政體民情猶須裁察斯措置不謬而張弛中窾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以子通於詩故數舉其詞告之毋謂余文墨者言之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輟口與余得之人言者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於京師當復爲言以賀

重脩長平驛記畧

張 鹵

高平爲秦晉脣齒河朔兩淮咽喉最號通衢其驛有在縣北正白起坑趙兵故處南有廢長平城卽王報村史記載起攻趙拔光狼城光狼卽強營村北有廢長平關在丹朱嶺南下隋唐咸置官守其坑雖無紀識以是稽之大抵今驛南王報義莊等村皆其地也故名長平洪武初又嘗撤楊村里杜寨村元臣賈魯故居材木移爲驛舍故今有誤稱驛爲賈魯故第嘉靖癸亥予令茲之明年驛前堂五楹忽爲陰雨盡圯門樓周墻亦繼圯賓至則懸薦揭蓆以爲供帳乃皇皇負慝僭議以斯驛有不可暫廢者二有可修

因者二一路當旁午使車屬聯爲不可廢一憶予始爲進士時聞長平爲西北名驛凡士大夫每談及秦趙遺踪而壯遊弔古之豪恨不卽一履其地今使陋若隸人之館以迎賓客殊異所稱聞爲不可廢一以頽垣敗瓦長椽巨楹尙可取材爲可因一以縣有潞河車價備用銀九百三十餘兩庫之大貯積也適爲上司屢催准借給澤州宗室爲葬祭房資謬以此銀皆本縣民力額外征輸自當留濟本地急用計於此內留取二百五十金以完驛工予方請發解爲可因諸司咸可其議乃庀材鳩工始事於乙丑春三月十五日訖工於夏六月二十日凡役工匠木者二十人

巧者十五人石者二十人畫者一十人凡費材品椽棟椳
楹節稅門牖共木六百四十株有奇磚甃脊獸一十五萬
三千有奇鴟吻釘葉爲鐵七百五十斤有奇金粉丹青油
漆顏料五百五十斤有奇夫役一百名皆取諸臨近九地
方及閒民之在本鎮驛工盡與鼎新祇一寢室與周牆數
堵因其舊二百五十金中仍餘一十一兩四錢還官而貯
於縣庫嗟乎自凡興作不麗於經費而設處之名興自假
設處以肆科罰而貧困之民蹙予以萬分無似惟誓不有
分釐科擾以負吾民實恐茲役重困予之不類乃適際此
項官銀以玉其成使得因木直以易材木於市而採木之

弊息因鉤價以易磚甃於鉤而窰戶之科泯因某物以付
某價而領討之艱脫照人工以給日餼而輪班之匠蘇夫
以令之不能設處以自從事至上厯公藏使已得寬其拙
幸矣乃復因公市恩使人皆得以蒙其惠如此則其幸甚
深知己之幸爲益深則知感以心相信出格相從而大中
丞楊公鍾山翁大方岳吳公雨室翁王公東圃翁大叅伯
李公仙臺翁之惠爲更切功成將圖請名筆紀事以昭示
後人乃先屬管工官郭瑩張銅記此畧言於石嘉靖乙丑
夏六月甲申立

後樂亭記

張 鹵

高平四面皆山城邑居中縣治又在極北梓城城堞勢若
椅環而羣山聳翠四望皆徹令之衙西有園地一區幾五
畝中有亭三楹前有榭爲楹亦三不知創自何始以有井
在園門西下衆號曰井亭令鹵蒞茲又明年喜其卉木蔚
森規模弘敞乃復種淇園之竹植王官之柏諸卉雜花隨
時間補重葺其亭匾以後樂自茲每以公餘退食瀉居於
斯隨時觀物則曉日斜陽遍山紅紫春中夏際遶屋鶯花
秋爽冬寒半軒雪月與夫雲煙歛舒雨暘明晦廡宇外繚
樓觀遠映乘興讀書則架插牙籤隨意採取或朝滴花上
零露研硃以點句讀或暮趁簾鉤落日開軒以盡篇什

趣適情則周遊堂徑徙倚町暎岸幘披襟微吟緩步若作
字摘文稱觴覓句則間有或然談博賭弈款客延賓則向
所未逮隨時隨事皆念慮無羈繫俯仰無愧怍以官府煩
劇之區得兼山野優游之勝據令之所有信樂矣而何以
得此樂哉蓋令之蒞政迄二年有餘前此執掌簿書周章
塵土盡夫愚昧知識以從事凡所欲急者上之人不以爲
遽遲者不以爲緩興者不以爲創革者不以爲激謬言疎
行悉見優容暨境內達官黃耆亦不蒙斥罪是誤獲乎上
則樂土宜提調昌曰樂育而庠校以興民宜隱恤昌曰休
養而流亡漸復積蠹勢有難存昌曰剔弊而人自剗奸疑

獄法所必宥昌曰辨枉而人皆歸德暨僚屬祗候亦敦朴相信是誤獲乎下則樂幸老親幼弟豚子弱息相聚在此又以入而順承誨語則樂且時平年豐民頗聊生枹鼓不驚徵科無負其視辛丑壬寅虜騎南牧壘切邑城辛酉壬戌旱魃肆虐屍暴郊野於時當事諸君經籌勞瘁殆什伯相距之不同是天人之際遇者又有以成其樂也夫以令之寡經術情世務苟祿叨官既不至於罪盪而又得天人際遇以成其樂如此其自得之真自幸之切故名其亭以志樂樂曰後以志遇更不計其擬援竊妄而輒自附於希

文之意云

重修儒學記

李遜學

澤州高平儒學建置東南隅歷歲既久棟圯椽敗幾不可
游息斯文病之正德癸酉冬進士龔侯進以剽劇宏才自
太平改令是邑下車謁廟瞻顧亟圖修復遂昕夕規置鳩
工聚材爲備孔預已乃語僚友羣屬革言三就卽事事以
舊址淺狹貿民地拓而新之爲大成正殿明倫堂各五楹
增建廊廡五十間號舍四十間除道戟門東西齋庖湏庫
廡峻整倍昔又剏奎光樓儒星門及泮宮文廟育賢大成
街諸坊牌旣而鏤板揭示以虞他日湮廢慮無遠而弗屆
制無微而弗周財出措置而不費於官役多傭儉而不勞

於民甲戌春三月經始僅七逾月落成壯麗恢弘改觀增
耀蓋盛舉也教諭史章暨羣弟子輩德侯振作托都運畢
公天節丐言告諸後夫治化視吾道爲盛衰學校者道
之區寓也毓賢養老受成獻馘胥於是乎係蕪穢不治則
鼓篋遜業者或恐爲城闕之挑闖矣道不明而欲望治化
之盛難矣哉我國家崇儒重道立學校徧海內以甄陶士
類俾之講道以端治本以移易風化殆今百五十年餘仁
薰義蒸蓋深且久也往歲壬申大盜起畿甸突至西晉勢
魚然甚酷中間忠臣義士烈婦貞女每抗節不少詘辱何
耶理道明而治化素盛固宜人人克自奮激也顧民方殷

屎之餘性易遷誘士或波流風靡不審所趨嚮而又值學舍頽敝如高平今日然者施教無所退息無地若不更新制作其罔有忝稷其爲吾道之病豈小耶侯視篆未期卽祇若德意以興修學校爲講道弘化之本可謂急所先務矣學者誠由此而愈加淬礪以求不負朝廷建學與侯篤念造就之意則彝倫叙而人心淑教化行而風俗美利用上下並受其福豈不益隆盛治於無疆也哉昔鄉校不毀鄭國稱善泮宮旣作淮夷攸服學校禪於世道其重如此侯之賢可知己聞侯任太平嘗築城甚堅完城郭所以衛民生學校所以復民性生養成遂政教兼施二者治天下

之要道也而侯悉舉之矧他政皆卓絕可書然則侯尙可
以一時人物論哉於戲使天下有官守者皆侯若人焉無
患乎其治之不古若也時協力贊襄者則縣丞趙寧主簿
劉一中典史陳洪殫心補畫者則章與訓導馮景陳鑾
是爲記

偕樂亭記

西山之麓寺曰金峯邑之勝也岡巒萃嶺俯瞻壺七佛
諸山迤邐環拱旦暮異采一周覽舉在目睫志勢
亭歲久日湮博平傅侯竹峰於庚申秋改作於寺之南
爲門爲垣中爲亭五楹曰偕樂亭之後爲沼沼兩厓疊石

爲磴循階而上有平砥復爲亭曰憑虛材取諸廢宇費取
諸贖金無糜於官而民不病甫越月焉改觀豈天遺之以
待吾侯而亭顧幸有遭乎工竣每政暇或賓主飛蓋登攀
偕諸薦紳以觴弈用寄雅抱議者曰侯樂哉一泉子曰樂
不生於樂而生於憂方侯之初政也展才集事日軫憂虞
逾年化行心猶惕然兢兢其勢固無暇於亭亦無暇於樂
也今將考績政成惠流上下孚感始獲亭游以與斯民共
詠昇平之盛由此躋登峻秩身任天下之重殆將憂以天
下樂以天下茲其伊始乎後之登斯亭而繼侯之樂者必
先知侯之憂而後可

重修高平縣儒學記

郭 鎰

先王以道德造士庠序之教駢列森布迪以詩書陶以禮樂所以消融狃習以敦德暢化故後世稱治者先焉王教衰往哲之學湮於俗尙士驚文詞以獵取功名而不諳世務道之升降實係國家以經術取士士以科第進身其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不可已矣然文以載道使根於道而發之文敦彞倫之本厚性命之原修身正家不詭物則舉而措之明體適用則今之法抑何戾於古耶反是駢麗纂組文雖工特枝詞耳溺心滅性爲蠹爲汗國家何須於士而學校豫養造就之義亦荒矣高平古泮舊有學歲久

不葺茂草頽壁風雨游震神無寧居士無誦聲嘉靖丁巳
秋博平傅侯至周顧廟學思爲令圖時官帑旣竭工力艱
舉乃牒申臺省多方措濟斥贖金之餘節供應之費伐石
陶瓦鳩工選材以繕其事始於戊午四月初七日閱數月
訖成官無權使民無戚容由殿閣而齋廡而門而池丹雘
日晶棟宇翬舉宏麗炫曜絕於前觀登其堂者如入孔室
見聖人也與古庠序無異而增飭恢拓之功視昔加倍焉
侯之政偉矣教諭李君嘉應率諸生鑱石紀績以永風教
嗚呼道德養士古之教不可復矣泣之俗素淳厚而其士
習聞先王之風必有不牯聲利不溺文辭鏤心德誼以修

身正家期效世用者自是益砥厥修澄心以濬源體事以
踐迹揆義以摛辭通物達倫名實相稱用之經世鳳矯虎
變裨贊儀化泣之學其盛與且泣介潞澤實冠蓋文繡之
區風聲所誕聞者易慮相劇相噓翕成雅尙以爲太平之
榮觀則先王之道著焉此固侯新學之意也願多士勗其
成焉

程明道先生祠碑記

郭 鎔

明道先生祠在縣學東前尹高安龔公所改創也歷歲徂
久風雨游震蒿焉隳矣嘉靖丁酉商城吳侯至顧之嘆曰
式賢弘緒所以秩禮也乃今寢敝焉吾懼典型之湮矣遂

籌議新之陶瓦伐石聚財資工規畫仍諸舊而增飾蔚然以戊戌年五月始事迄於秋之八月由祠屋而齋廡而樓甍舉鱗次塗艘日晶輪奐旣飾裸薦孔修復萃俊秀而講習士請於下屬工礱石以永告勿諉而以弟生員鑿徵言于鑿小子竊語之曰崇祀以訓俗文教其有振乎講學以懋德治理其有翊乎夫知侯葺祠而不知葺祠之意是謂情訓知邑祠明道而不知明道之學是謂子德吁晦矣今夫道一而已矣學也者治其一者也孔孟沒聖學亡緒支離之弊决裂道體秦漢以降聖典日鬱至教靡宣士膠聲律之浮而闇道之實間有豪傑樂超逸而厭平易各持已

見標戶爭衡而于道益晦先生承絕學之後體認天理統
一末學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于
獨者其曰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所以明道之一也曰無
將迎無內外勿忘勿助無絲毫人力所以明聖學之一本
而隱微無間也釋其緒論純粹中正而不詭于聖則蓋得
孔氏之正傳儒者之元造故議者謂明道似顏子又謂讀
程伯子之言渾浩冲融其乾道之大始乎信哉使得相于
熙寧則蒼生之福未艾而當時君臣志向偏執遂弗獲盡
試其用茲又關之運數于先生無所加損也方其宰晉城
也暢叙彝倫開弘化理政教之遺迄今有可想見則先生

之道殆與天地之氣同運而吾邑實過化之地其祠而葺之亦廣報以融聲教焉耳矣夫緣筭會樂觀羊識禮諸士誦法其規訓盍亦思附賢躅砥厥修乎國家造士靡專文藝士之自涉亦當索之筆墨畦徑之外若曰藉聖謨以飾辭工割義旨以希進取則其學藝焉也已其用利達焉也已自畔于往哲之道何裨于治而亦何慰侯葺祠翼教之心哉敬以矢告吾黨諸士侯名本固字道深癸未進士修度默烈起廢諸才有識咸健其政縣丞劉大邦教諭劉遷與贊令圖法亦得書

晉城書院記

姜潤身

高平堯舜之畿輔河朔之襟喉舊晉城其鄰封也宋程明道先生嘗爲晉城令教化旁及士風丕變旣去多建祠以祀之逮元末兵興祠宇寢廢大定中縣令郭子質成化間提學胡君謐皆嘗修其廢典顧厥基弗廣吾道弗崇也弘治初年柳塘楊君子噐始宰高平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毀其淫祠曰新廟者改爲正蒙社學鄉人亦以書院呼之於是乎訓子弟隆祠享而明道之澤沛如矣柳塘去今纔四十年書院日就傾圮先是河南孫子應奎以黃門給事左遷高平丞士多從其門者政教之暇思欲葺而新之甲午春潤身巡行入其境乃率儒學師生相揖而告予曰

卽今書院久荒吾道之厄也淫祠復侈邪說之昌也崇正
黜邪紀綱之任也願先生毀其所宜毀以興其所宜興者
可乎潤身忻然許之旣而憲副曹君嘉協其議巡撫中丞
任公洛可其請乃命主簿朱金典史鄭林董其役材取諸
淫祠力索諸逸夫於是因其舊址定其規制以興厥工經
始于五月之念四日訖于十月之六日則落之前堂五楹
扁曰春風後堂五楹扁曰仰止以祀明道先生而左右皆
有小堂三楹以翼之號舍二十餘楹以爲諸士子藏修之
所他如儀門角門碑亭廚房之類咸各有成度外建大門
曰晉城書院過之者肅肅如也翼翼如也士風改觀遠邇

胥慶潤身聞而歎曰堯舜之道至孔孟而始明孔孟之道
至伊洛而復續吾聞明道先生之爲晉城令也禁焚屍之
薄俗折瘞錢之疑獄而以孝友化民及其擢爲御史也進
求賢之說斥新法之非忠義之風至今猶凜凜焉今孫子
應奎與先生同桑梓孝友忠義本于天性文章政事度越
一時亦可謂明道之徒矣諸士子親炙其教優游浸漬之
餘因孫子以求明道之心因明道以求孔孟堯舜之心雖
天地古今之道卽此而昭昭矣豈特科第之筌蹄而已哉
嗚呼唐虞故地古晉隣封居聖人之居化賢人之化吾固
以聖賢之事責望于二三子也若夫羣居眈小慧之私盍

簪無麗澤之益名存而實廢吾恐作者之意虛矣不有負于明道之遺教也哉二三子其勉諸

重修預備倉記

劉崇文

高皇帝裂罷縣天下罷縣規中各設預備倉一區廣儲貯以詩年之乾旱水溢重民天固邦本云法倉舊矣風凌雨剝垣墉頽圯迨今往復公私弊蠹叢焉事事者率漫漶而後爲之理丁丑秋邑令劉公頰眠而惻乃鳩匠率作陶塹伐石輦虞衡之材走子來之庶拓基址稱畚築峻崇其堂構鱗翼其廊廡爽塏乎臺榭下至庖度圖廡之細靡不振起而鼎新之美哉與焉百堵雲興矣量工命日罔僭厥素

異哉公庸功懋著而公不自有其功也丞陳君守忍簿簿君從厚幕趙君學顏摹迹大都徵文言爲記文不文每於天下事有慨焉繹晦翁訓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親民莫如守最親莫如令豈欺天下與來世哉蓋守令一語一政出而加諸民卽洽心浹髓利則民休病則民戚奚翅表景鼓桴著揲而龜之灼也肩茲任者可不懍惕乎然士之釋屣直秩握章披綬咸以報主庇民爲心政疆理有沃瘠經厝有利鈍踵循襲者鈎稽簿會驅趣於迎承之顛優游養望以待遷日公家政爲傳舍市奇譽者請時詘以舉羸厭安靜者沙迤呼以動

衆請則傷財汎則毒歲而養望者王事靡盬勿遑恤曰長
府之爲閔子以仍貫惜春秋書新書築康侯皆以譏言見
踰時勞力罔以民天爲竦懼邦本易罷也若公之舉不然
甫蒞政必以振廢釐弊爲樞宰攻案牘暇相彼殘缺時漸
整葺聽寬金贖董負辜飭材募工力則徵在官閑曠之役
而驅之合作故不日而告成且隨宜歛蓄而瘦之紅隲浩
有萬斛吁嗟乎公之心足裕心乎粟多而取之給民生可
厚禮教可興矧辟以止辟人將日遷善徙臯而莫自知已
仲言知榮辱錯疏爲大命不在茲乎執以風天下牧母煩
令而登上理寧不爲鑒勸哉諛規也中堂三扁之楣經國

左右偏聯殿計各十楹諸所規具之君進而揖曰吾堂長
獨苦之心先生悉之請鑄之貞石以俟太史甄之循吏傳
云公名一相字惟衡別號靜所丁丑進士濟南長山人

向日軒記

李 楨

治居之西有田一區環以垣堵繚以茨棘砌以瓦甃畫以
遂徑界以暎畦序以銚鉏沃以灌溉終歲如之花木欣燁
而爭艷禽鳥睨睨以闕奇風雨晦明景態各變寒烜烟漠
氣象不齊爰亭其上曰後樂後樂云者蓋樂先憂之志仲
也前張公紀之備矣亭面三楹余周之以柵扁其上曰向
日軒蓋聞日之爲物也出於暘谷中於亭午浴於虞淵行

與天會不少休息光燭萬彙明被八埏星月之輝或借或藏况於燭火故其象至尊而無對有君象焉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居江湖則憂其君余遠臣也宰茲既有日矣政務之暇憂倦之頃其步陳而至止於斯也饑也而茹生蔬渴也而汲活水挹竹蔭柏觀飛聽嘒抽簡披冊非不可樂也而憂與存焉是故無敢怠朝也而向日於曦昕無敢怠晝也而向日於端景無敢怠夕也而向日於坻谷宰君之民也而日以拊之行君之事也而日以治之斯亭也豈獨後樂云乎哉官不憂家君不憂身慘慘劬勞之念切而燕燕居息之欲微矣不觀花之葵乎紅紫交加青白掩映云

可樂矣而向日以傾心者不厭又不觀之禾之芻乎疎密
間值低昂扶翠云可樂矣而向日以傾心者不衰葵芻何
物也而亦知向日以呈其華而况於人乎况於人臣乎昔
有人之海上遊者覲日初出也狀若巨輪颺然炎炎焚如
烈如海水震蕩不定俄而日升三尺許恍見捧日孟如蓮
花樣由海歸來茫茫然每視日事之惟謹昔史之贊堯也
乃曰就之如日又曰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敢不敬應
是故不敢玩日則不敢愒時不敢忘君則不敢遺民苟卿
以敬日致君爲說李德裕以法日報主爲詞然則范公希
文之言其意良有見哉有見哉

貞女祠記

傅思明

國家之致治也以綱常爲重焉夫綱常之大者莫君臣父子夫婦若也是故忠之於臣也孝之於子也貞之於婦也皆所以使之求盡其大也然是忠也孝也貞也夫豈自外至哉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固於心而不可解者也是故爲臣而忠爲子而孝爲婦而貞皆所以自盡其大而不失乎其心者也予自童丱知讀書時披劉向烈女傳卽慨然知慕以爲女子之行丈夫或未之能也豈可不自勉乎哉乃今嘉靖丁巳秋月實奉上帝命來官茲土知憲綱中所謂李氏女焉自幼定聘與民尙洗爲婚後洗客遊雲南別娶忘

歸李氏誓不改聘以禮歸尙門竭力事姑克盡婦道及夫死遠方復典衣粧取屍還葬六十餘年未嘗識夫之面堅貞苦節人所爲難嗚呼此可以見我國家教化之功而天理之在人心者果不泯也因思與立石以圖不朽未幾而代巡朱公適蒞茲土以表揚貞節爲觀風首務具謂李氏節行異常欲行優待以勵民風噫此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公之爲臣爲子者可知也迨十月一日予有事於邑厲壇乃復有感焉夫無祀鬼中或有不關於風教者猶得以坐享其食况李氏秉持節義砥礪綱常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寧可使之沒無所祀耶又思欲與之立祠而無所與

處也一日予適南郊得廢廟垣墻雖頽規制猶存殆可輯而理也乃携僚佐同往觀之曰是可以爲李氏祠矣爰命工修之不數日而告竣於是中立貞女神牌而以已經旌表節婦配之然神牌之設祇可爲士君子道耳婦人女子或知之者鮮矣又命工繪像於中雖不能盡尙當時之儀容然使邑之爲女不幸旣聘而夫卒者瞻之莫不曰彼女也吾亦女也吾何爲而不如彼哉又使夫爲婦不幸而孀居者瞻之莫不曰彼未身事人者尙能如是况吾以身事者乎况有子有女者乎赧焉知愧奮然思興將前日之慾心泯而良心生矣寧不有感於斯也哉雖然丈夫之去女

子也遠向使爲臣而忠爲子而孝皆若此女之貞於夫焉則人倫以正風俗以美皇極之大化將於是焉藉矣噫此固今日立祠之意也然則登斯祠者尙其知所感云

米山鎮新修墻垣記

劉龍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之所恃以安者將不在於險乎大道旣隱民僞日滋穴居野處之風變而爲城郭溝池之固外戶不閉之俗易而爲重門繫柝之嚴亦世道所必至王公烏得而違之哉顧險者守國之所宜有其所以守者則不專在是也守令以親民爲職民之休戚關焉其有郡邑猶王公

之有國也王公不得而違險守令其得而違乎王公不得而恃險守令其得而恃乎不違其所不恃而不恃其所不違非善於守者不能也高平縣之東南十里許有鎮曰米山民居稠密猶一邑然當澤潞之衝商賈輳聚百貨咸集往來懋易不遠數百里境內之地此其最者第無垣墉之蔽民每患於盜而有司莫之省者有年矣正德改元董君天粹以壬戌進士來宰其邑下車卽詢所不便民者或以米山爲言君愕然曰茲吾責也吾將圖之越二年令行政舉蠹剔奸除呻吟者息瘡痍者起民旣豐裕乃移文當道請墉而門之於是畧基址程土物平板榦稱畚鍤量工命

日民樂趨役不兩月告完民以爲安鄉進士郭仲玉輩來
屬予記惟治邑莫先於安民安民莫急於弭盜古之良吏
所以稱治當時而延譽於後世者胥此焉出此而弗能惡
在其爲民牧也米山之爲鎮不爲不久矣昔之宰此者不
爲不多矣其於民患不啻秦越豈非闕然有待於今日耶
君爲政惟古之良吏是期惟民之不寧於盜是懼則是役
固不得而違之也其不違者亦以制度之所當備非以爲
必可恃也蓋自有可恃者若王公之設險而不專於險爾
壙之崇也曰得無可踰耶關之固也曰得無可入耶枹鼓
之靜也曰得無尙警耶人之所安我之所虞人之所譽我

之所懼惠愛周矣猶以爲未周信義著矣猶以爲未著約束嚴矣猶以爲未嚴凡職之宜而分之得者不遺餘力如是則舉四境爲郭郭樊柳險於金湯鞭蒲凜於刀鋸且將無盜之可弭矣尙奚取足於一壩哉君聲問懋著受知當道屢以賢能薦聞則去是而進陟崇要也不遠矣異時位高責重用大而施宏所謂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者將有望焉不止於安一邑而衛一鎮也君名琦天粹其宇世爲山東陽信人云

甄甃城垣記

郭東

高平古隸上黨界乎澤潞之間輿圖稱其峴嶺龍從與天

爲黨又云地形高而且平因以名其郡邑在唐虞爲畿甸服地在國朝爲股肱右輔控河朔襟喉屹燕韓屏蔽昔李抱真以精兵討田悅石守信下李筠定宋室則斯地之險要可徵哉舊土城每歲有風凌雨剝之損民庶簣畚版築之勞無已時也撫臺魏公按臺涂公共圖爲地方百世計議用磚石包砌城垣檄前任巡道楊公擇委通判黃公與縣尹馬公估計錢糧料物出自均徭夫役匠工取諸顧覓議定具由回道以聞諸宣大總督王公監臺吳公俱報可魏涂二公會題得旨守道劉公經營董督指授方畧有司任事服勞拮据繕造無何按臺報滿趙公來代馬公行取

王公受事乃程土物慮材用計徒庸量事期仰憲黻陬俯
治高下且樂事勸功獎勤警惰作者馨鼓弗勝矣工以次
第報完兩臺復行河東巡道岳公暨潞安焦公澤守馮公
查閱工程不但事無延緩且極鞏固稽察錢糧不但毫無
虛冒且多節省兩臺以事告成上多其績乘此閒暇之時
早圖綢繆之計仰藉羣公許謨使民萬載依庇僅及兩期
下邑有成城矣共計一千二百餘丈一尺墻高三丈五尺
女墻高三尺五寸更鋪五十二間城樓四座城門三座城
瓮三座上蓋敵樓一座城門一座基石約用萬丈磚用一
千一百二十五萬奇夫共六萬六千餘銀用九千四百九

十七兩一錢創於萬曆二十六年秋至二十八年冬竣役夫城盛也爲收歛防護重地相緩急攻守機宜內以衛神人外以禦強暴登埤奏威遠之功背城期萬全之捷此尹鐸保障晉陽南仲于襄城朔于今爲烈也堅城一座可抵勝兵十萬聖明在宥邊鄙不聳而蓋臣憂國不厭先事豫防不惜暫勞小費矧高平南直太行北控上黨金湯鎖鑰堂奧晏然關繫固非渺小也是役撫按兩院俱承欽賞白金守巡州縣紀錄優叙若散委官縣丞姚日旭主簿王懋照典史張登雲省祭張仕興醫官郭中處皆奉委宣力効勞均蒙獎賞者也縣令豫凡王公猥以紀載之役見屬紀

其歲月始末如此

建寧里重修文廟碑

郭東

廟正殿五間七架戟門八楹坐里之坤岡背倚于峯面羅
屏麓左眺牛原右跨雉趾高明亢爽亦勝地也肇創於宋
治平丙午時明道先生移令晉城諸鄉皆設校館暇則親
至召父老與之語又親爲兒童正句讀此鄉圖所以有廟
也迨元泰定四年真定郭侯諱質尹高平崇尚德禮復明
道里館七十八所茲廟亦得嗣修迄今又二百五十餘稔
矣嘉靖丙寅保定劉侯以乙丑甲第筮仕吾邑至則庶績
咸熙猶雅重儒術葺尊經閣邇求聖賢心法新敬一亭崇

高平縣志 卷之三十一
奉祖宗謨訓文治蒸蒸盛矣暇則問俗省方謁廟周覽見
其頽塌藁蕪聖像暴風日雨雪中乃喟然歎曰孔氏之道
在宇宙間如水之在地中隨求輒應卽鄉陬亦棲神所也
詎可弗治若是哉遂捐俸金詔醫官侯繼芳屬功課章授
以成算遐邇有嚮義者聞風委輸俱籍名紀數材取諸貿
易工來之雇倩於是揆日庀良盡卸其舊而改作之崇基
隆棟文吻翬簷山川相爲掩映揭其扁曰先師廟門口里
館高敞弘麗較舊觀壯偉遠甚且增昔所未有簷前起露
臺神路築甬道俱砌以堅砥東北爲廬八楹以備齋宿肄
業門外拓幫二弓俯臨深二丈許以便出入往來周繚崇

柱苫覆陶瓦規制大備廟內原列三像中文宣左充國右
鄒國愚惟師徒聯席禮制無稽因博綜圖牒宋興初因周
顯德禮塑先聖亞聖十哲像政和三年詔以充鄒二公配
享殿上咸淳三年定充鄒沂鄒配享之序俱位東面西向
元延祐三年釋奠以顏曾思孟配享及考點視陳設奠幣
三獻之官俱稱詣充國公神位前東向立詣鄒國公神位
前西向立儀注該載甚明不知三像並列何所取義必當
時鄉人泥於孔顏孟之稱遂誤列之爾陋習踵沿久未更
定今當釐正無疑也然像貌甚古不忍毀撤飾而新之并
添宗聖述聖二像及置十哲木主東西序侍遵時制也經

始於隆慶元年六月竣事於二年七月侯諏吉舍某鄉人
郭東諭於衆曰廟堂所以布王道學校所由明天德古今
王道之隆盛恒關天德之講明虞夏商周教法浸備俗美
風純叔季儒效闊疎治趨苟簡槩可見已宋以仁厚立國
又多命世真儒卒收得士之報我明興垂二百年二祖豐
芑之仁列聖菁莪之化重熙累洽培植厚深世宗中興久
道成化皇上紹基立極經筵日御講明聖學思與天下更
始以鬯仁義休風內外臣工莫不殫竭忠藎期茂建殊勛
吾侯循良首政汲汲於重道崇儒近憲大儒典刑遠求方
軌臯夔稷契以弼成堯舜之治誠千載一時奇邁也爲吾

人士可負侯之盛舉乎哉昔程伯子之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此皆端本澄源操約及廣之論也今之時挾筴升進者固多修飭雅潔之士而哆給握躡珉中玉表者不終無隱居求志者類皆養廉遠恥之夫而詭欺薄惡封豕竄窟者間亦有以至武斷跳梁閭閻縱肆澆風鄙俗猷猷效尤有一於此咸不容堯舜之世爲侯之所隱痛然則養其善心導之敬讓俾賢才輩出而移風易俗又惡容已乎此所以惓惓廟學求爲風厲倡率之地也嘗觀古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長未嘗不在

陶育之中士亦更相勸勉正己率物以致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孰非天德旣純王道大成之明驗與誠使吾黨之士一人之行修推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達之於鄉鄰族黨禮義相尚道德相高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吾知篤近舉遠天下者郡縣之積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有不平乎此實吾侯責望善俗之至意而吾人仰答率作嘉惠恐亦不外乎此盍共勉諸侯名堯卿字宗舜別號兩河保定府清苑縣人今應欽詔進補臺憲其民庸事勞可鏤文鑄鼎者侈矣此特識歲月顛末俾後之官於斯者政有所嚮方生於斯者學有所式穀云是役也相厥成者丞

李君朝陽簿趙君衿幕張君成物邑博王君道傳司訓薛君世宰及諸嘗効勞助義者悉附名於碑陰

城西靈泉記

郭東

負郭坤隅岡巒袤亘曰金峯循麓西升陟巘降原曰城西里地引矚四望走馬諸嶺盤紆左右其中古刹叢祠石田茅屋隱映遐邇轉盼間率多殊意山之翠微有泉一泓瀦而爲池廣逾尋丈深軻餘底穿四井潛通地脈噴湧上出四時有恒度曠靡涸霖靡濫卽沍寒腹靡堅盈則瀉溜達於溪流圃者導之用資澆漑迨乎漲漫奔騰固會百川東注矣歲氣或沴居人禱之雨卽應厥味甘潔異常易粉菽

結腐一方窶氓賴爲終歲俯仰計傍澁建濟瀆行祠歲時
伏臘祝釐祠下若以爲主乎是者據禹貢濟水發源絳州
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曰沅水旣見而伏東出於孟州濟
源縣東西二源名曰濟水彼廟貌而祝之宜也此何爲哉
豈昔人偶見水伏而出想像沅流遂欲依神捍禦菑患集
饗艾髦以爲祈報區乎涓涓之流蔽於岵壑郡乘失載又
無名賢表章卽含興雲致雨澤人利物之具疇色澤之俾
不闡沕乎歲萬歷戊寅清明日明府劉公修禋典於省寬
谷趙將軍廟裸將事竣周觀原隰攬挹淪漪動觸曠抱遂
庀工甃補罅大澄汰淤墊週以石欄屏埃滓額曰靈泉仍

聽鄉人新葺祠宇告成之辰川原輝麗嗚呼世有蟠龍踞
虎之峙抱清滙潔之流不有名賢罔所表著蓋時苗飲犢
西池壽人永稱醲泉經歐遊滁人遂目爲勝跡地以人重
也今公文章政理可追二賢乃斯池獨蒙賞鑒肇錫嘉名
行與天壤共久抑何幸歟事當傳後不佞因濡毫記之公
名一相字惟衡號靜所濟南長山人萬歷丁丑高第胙土
於茲記之者邑人郭某實嘉靖丙辰進士以司寇官屬在
告將母佐其事者丞朱君瑜尉張君宗孔幕趙君學顏觀
厥成者博士宋君德馨黃君鉞云

蒙養大畧引

郭東

規矩設而方員成繩墨陳而曲直審藝事尙貴有法况於
教與學乎易稱端蒙養以基聖功則教童幼者固不止讀
書習字作課而已須自飲食服用語默以及事親敬長隆
師親友身體力行節節有教時時講明收其放心養其德
性變化其氣質擴充其才思然後限以書程不使間斷庶
美質可以聞道忠信可以學禮不爲異物所遷不爲習俗
所染而不中不才咸有所養日就月將可臻厥成矣或曰
人之廢學欲伐習移成人且然何有小子是不然人心如
水之隨不有以防之則濫如火之炎不有以制之則熾日
濫日熾無有紀極究其末流將爲濟惡爲不才爲妄誕爲

克頑宗族賤之鄉里惡之不止爲廢學凡民而已苟能繩趨尺步蹈矩循規時加警省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耳濡目染仁漸義摩雖下愚或有所感發矧中人之資乎閒中取聖賢格言儒先緒論稍加櫟括就簡芟繁列爲條目以便持循其言易知其事易行吾黨小子尙其勗諸

小丹河圖記

郭經

覃懷東北十餘里丹河在焉源出山西高平穿太行名曰丹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沁源亦出山西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逕武陟入黃河其流湍駛而瀕城邇駛則善齧而邇則爲害也乃若小丹河分丹口之水別爲一支石閘

斗門而下涓涓如線每值秋霖漲泛壅以沙石必督畚鍤從事乃克順流東注抱許梁由劉秦二橋折而南繞清化鎮復東流至金墻村凡四十里又稍折而北紆曲東行歷南謝村凡三十五里環修武城至司家橋凡五十里逕獲嘉縣北迤邐而東至三橋凡四十里達新中合河鎮三十里有奇入衛水此小丹河渠資益漕運者也或曰旱則虞其涸也澇則虞其溢也夫障而疏之存乎人耳文潞公謂河溢非天災其亦三復斯語乎

按小丹河雖不在境內然脩原歸宿亦應資考據

重修演武亭記

劉崇文

泫氏額有演武亭一區坐瀕丹澗雨集山濤暑衡秋齧防

岸崩圯殆爲水伯滙浸邑劉侯振而新之輦虞衡之材伐
太行之石鳩陶埴之工馭子來之旅稱畚畧基量工命日
增卑倍薄撤故飾材絃農兵之堂於北闕騎射之道於南
峻牙章之臺於中退食有齋晏息有閣續以丹堊采以青
藻飛革苞茂煌煌壯而麗矣懼師徒讐於六步七步之律
也繚以垣墉百堵鱗次召其跣落千夫雲屯縣賞格時簡
閩荷盾矛森侍於旁披介胄馳走於下肅矣軍容赫焉武
備巋然榆關柳塞虎豹之勢雄峙山隅且轉徙之煩匪擾
於鄉呀呷之聲無號於市降婁纏而戒事鶉首正而告成
侯將載歲日第工庸廼紹介於文乞言以紀語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子堯仁纘圖舜德光寓道化
翔洽於海壖聲施漸訖於誕賁夷落獻琛獐獠輸賁月支
日出之部辨髮貫胷之首靡不稽首稱藩伏鼠執贄利覩
聖明幸濡汪澤舞干苗格尙虞舜之誕敷因壘崇降邁周
文之怙冒鑄鋒鏑橐弓矢放馬歸牛不觀兵時也厥工肇
興不幾於勞乎是堂雀之驩非厝薪之隱憂也司馬法云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不樂試於治世治世所不諱也成
周比閭族黨出而折衝禦侮故赳赳之夫桓桓之武不啻
兎置車攻詞也秦郡置材官漢因之唐有州郡之兵宋有
廂鄉之軍畜衆容民除戒不虞兵之不可偃於天下也審

矣時海內又寧家國閑暇尺籍之兵郡縣之民也苟治識
大體政圖未然專封疆者捍禦而較貔貅之士寄守令者
豫職而募干城之夫繕營壁精器械時訓閑無一不當百
者則先事有備盡地爲兵起距煙聚格闔星羅敵愾之聲
震於無外自將不戰而無敵矣肆邁聖人在御神武而不
殺者乎夫三晉之鄙長平之墟用武地也昔抱真守澤籍
丁男三之一農隙角射三年得勁卒二萬人故昭義步射
冠諸軍民到於今稱之何世之業官者恒以剗更爲嫌樂
循襲憚改作視公家爲傳舍聊以託宿遲明棄去若侯之
任勞任怨整隊釐蠹理國甚於理家顧不難哉嗟夫徹桑

濡初菴士也憂治危明蓋臣也侯抱文事武備之猷樹外
寧內憂之防侯之菴不其爲蓋臣乎哉余歌周雅賡魯頌
志侯報國之貞而因冀疆圉之臣咸奏乃績云爾

重修奎光樓記

劉虞夔

樓蓋在邑之東南隅云倚學宮而建題曰奎光謂奎畫主
文故象之更歲月久不修且壞上萬歷之四年明府劉公
雅意陶冶人羣挈張化本乃歎曰語有之爚蟬明火致鳥
樹木學宮者賢士之林而闡風聲示觀聽所以爚焉而致
之耳不佞幸縮綬百里爲師帥徼聖時之福犴狴清猷
寧環封寡事所孳孳報上則惟以興材先夫號一邑首善

地崇樓鼎建上應文明之曜而下具土景瞻歲時秩祀俎
橫經席戴縱垂纓游儁髦其下繫風聲觀聽匪輕獨奈何
基宇庫湫坐廢弗省狹人文之賁而傷邑大體乎且有司
廣厲賢才爲天子而承陋踵敝非職也遂與廣文三先生
議稍伐石近山增崇故址而諸棟梁榱桷第仍材斧藻無
剗煩庾司以其羨餼作者公不病費而私今在泮有雄觀
礪諸士心甚便乃以某月某日鳩工越數旬告成事則儼
然穹窿度往昔矣三先生者念公嘉惠學宮深意注作人
孔厚是不可無記以貽來者而謬屬之余余惟奎爲西躔
晉輿地似之余高平域大而習淳則晉諸方冠入明初百

餘年草昧肇夷奎文鬱然未光也憲孝之際天下久邕熙
章縫翔洽而一二賢司牧者來宣明主德意招延弟子鉏
耰比屋之萌始愧然歎興於學肅皇帝四紀諸君子翩翩
聯袂駕八駿而升崑崙豈奎文蔚昌則教使之然耶繁縟
滋多一變而靡而士間者或暖暖姝姝以自說兼以政罔
身先濼廬假息隆儒造士則見以爲迂遠而漸羽益稀噫
嘻文之刳缺樓奚論矣昔魯侯泮宮之修新舊耳而詩人
歌之曰敬明其德維民之則旣作泮宮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至有駢之章則陰慶其得人而此儀文於振振然羣歲
之鷺何其盛歟夫惟身明則人之德以光新敷教之地而

士之易心而應上羣起振振文之盛乃爾斯其效可觀已
公甫止軒綏卽椎拍斲斷怛焉飭身而正物建長利綜實
功其澤下浸於窮閭而篤亮公清有所則於邑之人士庶
幾詩所云明德者重舉羸泮水之工而不難一寓之樓象
彼色笑知教此不可以意見乎以故風聲焱馳一日而新
四境之觀聽布衣紉屨者與上之興文甚切而已之應期
宜先廣德心而効之異時文教旁魄魁壘奇碩之材盆出
而輩顯蜚鴻伐於周行將不第曰儀如振鷺而已也卽四
海之內望邑之人文者且疑奎光之特燭於是方而樓之
名幸賴公而終驗必有賡泮水之詩詠歌公者豈惟一邑

重晉大重矣公諱騰霄直隸安肅人萬歷甲戌進士三先生爲教諭趙君某訓導王君某楊君某而邑丞田君某簿蘭君某尉徐君某皆與襄斯役者法得備書之樓初構所以若其規度具詳邑志中不復記

論白起營壘

周一梧

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頽然遺跡尙在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詢土人皆曰梁晉交兵築以相拒考之五代史一夾寨書一甬道書未有長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呼此山爲秦嶺以爲秦築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遮絕趙救兵及

芻餉而築也當時秦爲客趙爲主客居主地設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於計中四十七日至於盡降盡坑畧不相聞非其勢壓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此城必此時築以限趙之南北也又計石城百里卽以萬人之力假以歲月成亦不易乃趙括才困長平而四方業已壁立秦計何其詭而成功何其速哉吾嘗循沁河之濱當絕險之地有城二北曰武安南曰屯城皆白起屯兵之所左山右水進退有據去長平尙百餘里頓其大兵於此越數險而擒薙大敵俾無噍類夫以四十萬衆旣當其鋒又絕其後又宿重兵於別所其衆當幾倍於趙然兵不在衆也布置得宜陰陽

其用吾事自辦敵安知吾之多寡哉吾觀武安君之行營部置而信其能城於頃刻也卽秦王不親至河內發民十五以上赴長平武安亦足以自辦矣其殘忍刻薄固不足取而奇正倚伏則信其爲卓然千古之名將

重修城隍廟記

楊應中

我太祖高皇帝神猷睿識超軼前古旣爲天地神人之主卽罷前代不經之祀而惟郡縣城隍巋然獨存且春秋與社稷山川風雲雷雨並祭又命主厲壇祭其所倚毗之者甚厚凡守土之臣蒞任必謁歲時必謁有祈禱必謁豈非以禦災捍患福善禍淫爲一方保障而然乎高平有廟在

縣治西金大定癸卯創建元皇慶癸丑一新之入國朝宣
德丁未王公惟一一新之正統辛酉張公璣一新之然而
因陋就簡規制多未備也嘉靖庚申儀封張公鹵志欲修
葺壽官常价常紳捐貲助工實董其事及萬曆庚辰長山
劉公一相見有圯壞而廟內肄業諸生徐行常依仁具呈
鄉民楊汝聰常嘉賓等協謀殫力飭舊增新肆予之承乏
也值天災流行歲復一歲而高平徼神之福往往雨澤居
先荒歉未甚薄有收穫國賦告充予得少追痼瘵者秋毫
皆神惠也中心感神之靈已命匾其坊曰靈異用彰神之
陰隲下民矣諸生復以記文見屬蓋念廟之修也非一日

工之董也非一人不及今勒諸貞珉後將何徵其拳拳請者意誠善矣惡得辭按廟正殿五楹寢宮五楹殿之前捲亭三楹亭之前爲月臺臺之周皆欄以石左右焚化亭各一座臺之南石橋一座石鐵獅各一對東西廊二十六楹中爲樂樓三楹樓東西鐘鼓樓二楹樓東爲道院九楹道院南爲官廳五楹樓西爲書房十二楹過亭三楹寢宮之側東西斜殿六楹內祀藥王濟瀆高禰等神不知始於何人乃黷亂如是予悉命徹之仍限以垣墉以全神之尊東西廊十二楹厨庫四楹四周皆以甃石爲垣大門外並東南各楔各一座其一則予所區靈異者也工始於嘉靖庚

申迄今近三十年矣中間雖時修時止而規制宏偉丹堊
炫爛則於今獨盛云是足以妥神靈稱崇奉矣予竊念有
國家則有民庶有民庶則有城池是築城鑿池所以下衛
民生上安國家其爲功也鉅矣况聖祖勅之以監察凡四
境之內孰非所照臨者乎有檢身若浼者是有司所欲褒
揚也亦神之所眷佑也有長惡不悛者是有司所欲懲戒
也亦神之所厭惡也以至三時不害百穀用登雨暘燠寒
不愆其期是神之顯其靈異也有司者與有藉賴焉若淫
雨烈風旱荒螟螣枵腹裸體者轉徙溝壑是有司者失職
所致也亦神之恩愛曲成因以警戒之也念及於是凡我

有司及而士庶有不竦然凜肅然敬乎則夫廟貌崇嚴昭
事之誠恪固我有司責也亦爾地方之同以爲責也予旣
述其詳於麗牲之碑復系之以詩曰猗與皇明統萬方天
生聖哲宅君王鑒元黷紀亂綱常一洗滌之清八荒惟此
築鑿曰城隍國家民庶賴保障帝命監察綸綍煌神光普
照析毫芒善之所積有餘慶不善所積有餘殃如影隨形
不少爽有時未至非杳茫上下左右神洋洋予來司牧愧
循良與神表裏相陰陽神不予遺默贊襄頻年饑饉稼穡
瘁顛連在在踣且殭高平幸而薄菑傷流來赤子塞路旁
何分彼界與此疆嗟無衣兮給之裳嗟無食兮給之糧俟

歲稍康復故鄉匪神吾民不遑將匪神隣芋更何望戴此
汪濊中心藏迺新輪奐宮墻迺顏綽楔靈異坊歲時伏
臘集中唐於粲灑掃薦牛羊式陳桂酒奠椒漿伐鼓考鐘
聲鏗鏘以享以祀發輝光願神陰隲時雨賜多黍多稔豐
穰穰乃求千倉與萬箱我吏我民何敢忘勒碑昭德膚功
揚噫嘻萬古常流芳

身家衰盛循環圖說

係呂新吾作前令張勒石遂署張名

張居仁

嗚呼君子觀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
六合之內民生不知幾千萬矣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
之人均衣平食無令有餘不足俾各不至饑寒而止尙僅

僅不敷用而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厭濃踏繡
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藉暴
殄之餘猶過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
寒暑雨薰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辛苦如馬牛
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孤兒獨老菜色鶉衣爲
溝中瘠爲道邊殍者在在有之諸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
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
華旣于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于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
棄餘乃不足者之所棄命者也夫旣不肯樂分與以益彼
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

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于目前其盛衰可歷歷
矣爾曹不幸身不嘗不足之味而襲祖父有餘之業彼以
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恥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
惜焉積孽自躬而獲罪于天矣作循環圖以悟之

邑令豫凡王公去思碑記

馮養志

公治高平縣六年上計者再會廟堂振淹滯簡一時郡邑
之最待次天官首下弓旌則自泣始公既有成命不宿而
戒朝車于時舉邑皇皇戀公不忍舍去相與當車啼泣自
邑郭屬之境外亡慮數百千人擁塞郊關轍不得進公亦
爲之停車勞慰淫淫涕下沾衣也去之二年邑父老子弟

思公不已介者民邵雲鵬等過而問計不佞願乞一言紀公德將伐石而勒之而亭之五父之衢俾夫出者入者遊而憇者一舉目而公如在焉而後吾儕之思可慰也不佞家食浸久公之行事業已習見習聞要以當情實而鮮卮言宜莫徵於輿論邑於三晉爲稱首所從來矣丁戌亡年枵中已甚重以郵繻傳符之累蓋困憊不能支前令茲土者擊斷以爲能四面畢張孱弱何所用命安邱馬令君至始一舉而更新之急之後利用寬安邱于是善爲理矣公當其際而席休靜之遺有如厭成法而喜紛更暴割何有顧沉機重發操法恕施守畫一布舊章務酌時宜而便

境內先是市井無賴子附宗人爲羽翼禦鄉人而魚肉之
又城社神奸以告密爲奇貨閭右循墻而走幸亡及其獠
狎公曰耨不亟則莠將害苗亡寧以姑息故困吾赤子乃
窮巢藪得渠魁數十人壹以重典繩之豪黨立盡一二未
盡者亡去人人屏息且懼罪而遠逸矣然而非公雅意也
公之意務在與民休息急教化而緩誅求居常洞重門屏
闈者編氓自山谷至率如家人父子持令案而得盡言又
以時周行部中延見三老詢所疾苦而次第行之費之亡
經起於多訟是邑也程伯子之過化而堯舜禹之更都也
豈其不講于禮讓而好短長申令民間諸以訟牒來者悉

罷不爲理必不可罷者牒至而質成衷則衷辟則辟明見
鶴鳴之曉深探罔象之珠卽有神奸末爲之彪久之訟者
罕至肺石虛無人獄故多寃趙孟陽賀一宰皆以株連而
陷大辟廉得其狀關白當事者改從城旦舂諸上大夫有
不決之詞又一一移公待理矣故事檄行保甲率取應文
新令未申伏莽者或竊發公至而長太息母令星星者燎
原躬歷四境聯什伍警千緞盜有左驗必誅餘則與之更
始于是鵠冠盡脫淵藪悉夷會有令城城在事者役方興
而得代于時事屬創舉境內未不賄賄公諭告再三如之
何憚一勞而忘百利躬自爲植勿亟而事速成卽叢爾擬

之金湯于以弭不逞消未萌策莫便已已稽賦稅曰徵輸
亡藝卽潔己同歸厲民自大戶直徵收顛覆相繼吾不能
驟蠲其役若之何重困之置櫝于門令納者自輸之櫝大
戶第令以時銷解總括而會計之卽有羨贏分毫不及筦
庫事畢寧室歲省可數千金客以其私爲公謀惡用見卵
而求旦邑故稅商革矣徵里甲革矣役肆市隸之官革矣
一切亡名之費僅僅于此佐之不則悉取諸宮中猶恐不
贍必貊而後可也公曰客休矣吾不能以脂膏填巨壑卽
諸供億亡所出愈益堅守成言乃謝交遊縣書邑門客自
四方來者勿闌入或怏怏有後語若罔聞知自採權役興

地方騷屑已甚選以部造不中尺幅罰及守臣各邑惴惴有戒心必饜諸寺人而後可公曰長此安極吾知勤所事備上供足矣失得有命諸寺人何有焉會權使乘傳南至中以危言鍵關拒之迄不爲動已而亡事然後知公之誠信格上可貫神明也暇則修明古文禮樂之事周視廟學撤其敝者悉新之拓路而南樹以綽楔甚偉歲時程督諸弟子殿最有差諸弟子以經術起家率其高等比入謁亡論高下等禮之先是公至泣時適苦旱旣而彌甚人皆以爲憂公曰亡憂吾當爲父老子弟取雨竭誠露禱以萬民請命於皇天頃之甘澍遍四郊歲不爲害則曰久旱之後

得無穡不及時者乎則饑者乎發粟賑貸人人果其腹而後卽安疫作出俸具藥餌遣使就療之其饑疫不救率四外流人又令里置義塚一區以掩暴骨凡此皆公精意于民視其利病若在肌體間也是以澤究人安阜成之理得矣謂之循吏疇曰不宜夫舉世務以吏治立名乘人而騁其捷伺上若射隼罔下若掩羣藉曰不波難以希時好矣公獨循理亡害亡用已亡矜名可以得上知而不必爲可以不得上知而不必不爲有所中譏而不爲阻有所中忌而不爲懼誠心直道六載如一無根而固循吏之效可槩睹矣蓋嘗盱衡古昔而知漢神雀五鳳間吏治特盛天子

爲下墾書勞賜且往往徵入爲公卿其吏民亦皆信愛懷
思相與俎豆之迄于今不絕也則竊意其人必有踔絕詭
跡之事爲當世所豔而史之稱之曰廩廩德讓君子而已
夷考其事仲卿廉平不苛次公用寬和爲名勞來循行以
富蓄積則渤海之治也出入阡陌爲民興利則南陽之理
也蓋卑及鰥寡煩及泉渠細及韭蘘菱芡之收賤及牛犢
鷄豚之畜屑屑盡心焉無他奇也若其並時之吏摧彊抑
暴成不撓之威違衆用察表難測之知此其奇政多矣而
傳循吏者顧亡取焉卽如做理劇禁奸卓乎足述亦弗列
于廩廩之流豈非以循良之政第取綏甯化俗亡所事奇

也哉公雖以遷秩行于宦不爲鼎貴乃旣去而能使人繫思之久而益切也是公論不在上而在下也向令意不在民政蘄炫俗吾恐赫赫之名易就而蚩蚩之衆難欺卽一旦都顯仕明得意矣民亦視之若蘧廬彼夫桐鄉之奉嘗畏壘之尸祝何以稱焉君子考得失之林知不以彼易此矣公諱省身字惟誠河南西華縣人舉戊戌進士

送子房王父母調河內序

王邦柱

余曩觀於東萊之風知掖有子房王公者文章名海內然不以帖括爲工綜覽今古於兵農禮樂天官輿地諸書無不抉奧探微披圖核實蓋儒冠未脫早已裕經綸當世霖

雨斯民之志已天下繫望公羣而待澤如儉稷寒纊旦莫
恐後也比丙子捷京闈丁丑第南宮筮仕高平竊幸以羣
所待澤者余邑獨先被焉殘黎可爲色起矣己卯春初從
戎馬倥偬中間關抵任則真惻求瘼得所爲疾苦狀輒條
之諸司且將圖上宸疏也境以內肅然一清卽故稱南陽
不可問者憚公威易姓名潛遁去閭左晏如也甫下車屬
有較士之役所品題胥忻服競誦公隻字爲鍼指一時蒸
蒸丕變又力言於學使者得增應舉額蓋公以文名世故
於造就人文爲甚殷云諸所興釐皆酌機宜而次第布之
如馬如濠新猷方在播敷居未三月銓部以公調河內聞

者皇皇如失怙恃聚族而語曰而亦知公之爲政乎或曰
鄉隅之民雖未公識但自公來耳不聞追呼之聲目不覩
輿隸之迹雞犬亦適或曰往者過師排闥毀室麾之不出
今也城門不閉士無敢入伊誰之力或曰吾凡一絲一粟
無不受直市於民何如市於公之倍其息或曰資吾種緩
吾征吾餘十限之力以深吾耕或曰八口纔給百役如織
何似蕭然四壁公惟寬我一切自今眠始貼席或曰我衆
嗷嗷累日不火何以假之湏臾公之推食食我或曰賦之
數徵之數解之數按簿而足心如水平公之素或曰有隱必
剖無抑不伸吾質吾成而已何煩東矢與鈞金或曰災稜

未已潢池紛起非公之建威鎮萌亂知焉底矧曰其寧幹
止或曰餘骸久暴以藏以覆豈惟綏我生民澤且及於枯
骨已群泣曰如此公而可使舍我去乎則奔控本道請留
而兵憲李公粹然河內人也笑應曰今而邑則予僚屬也
今河內則予父母也予亦欲以賢僚屬自予也顧能以賢
父母予人乎遑矣無復言又請之兩臺曰微而言吾亦爲
而計之顧未聞不得輕留之旨乎邇日事耳衡命而再瀆
奉使者將隕越是懼可若何其不謀而詣闕者數百千人
例先白銀臺曰逃矣父老情甚懇可念顧未聞邇者不得
輕留之旨乎而晉事也衡命而再瀆納言者將隕越是懼

可若何無已則擁公輿遮其行河內迎公者遍諸境外不
使入更相誠無一作居停主久之而公竟不得去懷人窘
詣上黨謁李公曰泣令今吾令也泣民乃固爭不可奪公
何不以官治之使桑梓早得慈父乎李公以上命慰諭泣
父老衆涕謂公卽誼不可留顧編審非公誰屬者公乃誓
於神峙以公慎惇無告者除之稍稍以饒有力補其額邑
人率歡呼曰公之遺愛也史稱王忠文移知夔饒民走諸
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以邀之橋復葺而王公之名著杜
初公知乾未幾以治行遷鳳兩地民皆以我公爭諸界上
昔賢善政足令人繫慕者乃公俱再覩之猗與盛矣於是

公蒞河內且有日河內古覃懷地在太行之趾距巔北不
三舍卽爲余郡若邑邑之人日往來於懷者無虛晷第惟
羊腸一綫扼南北之吭一夫橫處而兩境中劃蓋無事則
呼吸通焉有事則輔車倚之者也在昔蕭王以河內險要
難得其人必得文武備足牧民御衆之才如寇恂者而後
任之建武勞佚於潁則曰賢良相去不遠河潤九里冀雒
城蒙福蓋地得人乃重人得異地尤賴之非規規隅畫而
理也今寇氛未息方耽耽窺渡河內首衝稱險要固知尹
此者非公不可而近余也甚不啻潁之於雒以公控禦其
地誰敢有橫據太行一片石者山以北可安枕卧也由斯

以往泣人蒙公福豈有量哉抑余又聞之蕭望之材優輔
相元康用之更治民以考功爲平原日淺復試之左輔我
皇上神聖隻千古所擢用破格例甌卜之名廣及外僚其
非起家長令者至不得與館職於民功若斯重也公爲高
平日淺茲之河內得久治有成績司功上最而館職而甌
卜可操契符焉廟堂借其經綸蒼生被其霖雨公之才志
乃始大展而畢究其蘊高平也河內也總若萬卉之噓於
春陽孰匪公澤孰得私公而謂獨我澤也哉乃其兆實自
余邑始宜余邑之尸祝公獨切終未易以他境擬也

創建南察院記

郭嗣煥

旅不留行王制也高平邑當孔道次舍設於治左右無慮數十第非巡歷臺司公務於其處棲息未便頃邑侯楊公於城外創公署一區中構大廳六楹前拱儀門後設覆厦亢闌闕榻中外規旋左有寢室四楹兩輔閔邃庖湏在東右圍綺圃雜蒔花木四時菁葱皆足以供賞鑒釋旅懷甕宇峻崇瞻觀顏飾顧行者樂焉造功春初落成夏季材無需於編氓力無殫於列伍地無侵於民居捐俸遺金仍廢址飭蠱陋電成大觀業已經時稱便矣不佞目擊厥勲載稽王制殊爲符契校故役邇遠簡繁省什之五廂之隸萌請紀厥事不佞罔敢固遜因溯古置郵之制凡天子下簡

書叩命使臣裏存靡及倘遞轉不可憑皇華露宿則臯在
守令將取格命者譴之慢事罹辜胡以自逭茲楊公祇若
明命符守封圻當大寇後百廢振舉廼於行旅獨軫念焉
是所以柔遠者有道矣且公之心詎直奉上已哉其所以
嘉惠斯民者良亦不薄蓋人情邇則貢之詳遠則從其畧
至於卽途者苟可以行雖畧之亦不有恚脫令延於掖室
日以豐腆饋餼而耽其期程卽供億優隆弗樂矣何也其
所恭者非欲也公緣人情割爲廬舍則事省而民寬居城
而客豫其所以懷來者有所矣公之循績匪區區藉此但
以經常自勗不佞知而不言爲負公矣因紀其事公姓楊

名應中順天固安縣人癸未進士

馮封翁增築唐安鎮石堤記

朱之蕃

隱君子居鄉閭有能悉心竭力爲一方捍大患垂永利則生有益于時歿可祀于社豈非偉丈夫之懿行豐功也哉世所稱水患莫大于河決而山水卽次之願河有防防有專官衆役其預備有素苟非天數陷溺一方猶可先計而早圖之惟山水乘霑霖而發也驟其震蕩漂忽之勢莫可障塞而隨其所向田廬人畜頃刻化爲烏有慘莫甚焉晉國四塞而高平猶據山川之勝源發空倉山者滙爲大河經唐安鎮之南夙苦漲溢則冲激之害不可勝言數十年

前義民陳騫劬爲石堤患以稍紓願其爲堤僅四十丈而
歲久嚙蝕鮮有存者闔鎮居民咸憂復罹往禍而力莫能
舉惶惶莫自必其命封翁慨然自任曰吾承先人遺業未
及大有所建豎于時今復幸有子以世吾業則爲德于鄉
匪吾誰爲計者乃捐貲倡義卽陳堤而大爲脩復其長八
十餘丈高闊咸倍于昔而堅固有加焉遡自庚寅辛卯以
迄于今幾二十年而河水屢發竟不能爲患如昔日居者
保其田廬行者安于往來始之頌功歸德者今且習而安
之若固然而不復有隱憂縈于懷矣封翁之拯人于沒溺
歲以數十計今且千百人陰功隱德其可忘乎蕃弗及侍

封翁得從嗣君游于留都時稱舉築堤之利賴頗遠而當日之勞瘁庶幾其不虛且矢諸浚日當有以繼封翁之志而蘄此堤之有基勿壞也蕃惟彰往詔來匪徒以載世德卽首事于陳繼美于馮而爲闔鎮之民杜隙防微以獲安全亦旣百年矣乃始紀其休實而稱述于無窮所爲美愛而傳乃人心公好不容泯者乎封翁諱春字應元號環溪以子養志爲令考最封如其官故稱封翁云

空倉嶺城堡記

賀盛瑞

蓋聞去莠所以治稼去盜所以安民盜之殘民也甚於豺狼蓋豺狼之搏噬可避而盜賊之出沒無時也是故設之

關防嚴之重法誠畏之矣先王異服有譏異言有禁其倦
倦念民如此夫城市之中尙嚴儆戒况空山僻野之地其
害可勝言哉是故盜弗去則民弗安官弗嚴則盜不去高
平沁水之界有嶺空倉勢迫兩山之間中通一線之路盜
賊之淵藪行旅之陷阱也取貨如寄積骨如邱咫尺之地
不復有王法誰司之牧令民困虐至此能逃其罪耶余乃
會兩縣相地度形請之當道議設城堡爲安旅之計夫身
不親涉則有過情之疑事出創始則有經營之費向非深
恤民瘼者亦焉能使余請之必得也乃巡道陳公一聞余
言卽歎息立行申請兩院空倉之役遂以就績自此以往

盜之息皆公之力也民之寧皆公之賜也公之惠於是爲大而民且食之不窮余嘗歎民之乞靈於上也每有生死之急而上之足欲於民也特一反手之勞蓋權足以自便力足以使民士之得時行志亦一快也乃每有憚反手之勞亡生死之急彼民竭輿馬之奉獻土地之毛不知何愛而供一人之恣睢也忍心甚矣又焉望消意外之虞籌難言之隱而爲斯民之父母乎蘇子曰民有寃而欲訴之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嗟夫民之困苦於上下之間也豈朝夕之故哉余故於空谷之

而重念夫公之仁弘且遠也推公此心其造福於冀南者

當不知其幾而民之默受公德者又當不知其幾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其公之謂乎余辱在屬吏喜誦明德雖
辭不能文而念不可已敢勒之石以垂公之德於不朽公
諱廉由癸未科進士直隸元城人

古
唐
書
卷
之
三

卷
之
三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荆脩丹河石堤記

李棠馥

出吾泝闔闔北百餘武丹水環流浩浩蕩蕩桃花瓠子時
有隱憂葑人綢繆未雨築有土堤爲衛是以河循故道關
城免沉窳之災膏腴鮮汙萊之患恃有此耳縣志城制如
龜夾兩堤堤如蛇邑所以名元武也自壬寅夏霪雨經旬
河流暴漲堤岸崩頽比季因循未築遂致河伯歲徙日漸
南侵沃土半付波臣雉堞廬舍且岌岌乎有剝床及膚之
虞東關首當其衝爲害尤急父老累詞控修當事慮時詘

舉羸勿動爲大庸知及今弗築勢且日益潰決後此更難爲功矣余嘗目擊河水夜發澎湃高數十丈直灌濠衝城城門扃鎖以折關落民房衝毀死者數百水患匪輕有堤且然况堤決乎歲丙午夏靖江侯父母來蒞茲土下車伊始余首以是役爲言謂無堤無衛無衛恐無城無郭其關一邑之利害實大但度勢量功衝決幾二百丈且岸皆積沙如僅以畚鍤從事必旋修旋潰徒費罔功自非伐石高壘安得一勞永逸因思工浩費繁公帑固無可動若以是重勞百里恐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可與樂成而未可與慮始也策其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自可成大功以禦水患計

惟倡義捐輸乃克有濟幸我邑侯嘉茲義舉捐俸首倡余
與方伯畢公各慨爲解橐以助因大集同紳協力贊襄慮
猶未足復延比邱照光持鉢坐關苦募者數月賴里中士
民樂善罔惜一簣一勺以助高深而後錙銖所積乃可戒
事致用也經始於丙午中秋落成於丁未初夏八越月而
厥工告竣自茲以往原田免陷洪濤關城可奠磐石垂之
久遠利賴無窮豈但小補云乎哉嘗讀春秋凡有興作雖
時且義必書以見勞民爲重務耳是役也匠作見工而見直
里甲無擾而無累所謂以逸道使民雖勞猶弗勞也余初
從一邑利害起見倡爲是舉省事惟勤罔敢任勞勸導樂

輸罔敢任怨庶幾可告無罪於維桑耳至捐俸倡修以致
子來効役永固河防福及城社則邑侯之績且與丹流並
永矣

重脩儒學記

李棠馥 伊

吾泣爲晉南首邑蓋太行之沃壤而文獻之舊封也吳關
學繇來遠矣自昔以文學起家者名儒鉅卿項背相望積
學宮歲久就圯鞠爲茂草當事恒議鼎新而凶循未舉懼
民勞也歲己丑姜逆煽亂雲中禍延潞澤幸賴

王師聲討全晉以寧適竇生劉公以制科來宰茲土時當兵
燹之餘勞來安輯憫疾苦而噢咻之邑人歌來暮焉朔望

視學睹榱題傾剝彤聖漉滅則喟然動興廢之感曰鼓篋
釋菜之地頽廢不治士何所考德問業饗射濶疎絃歌寂
如有司之謂何於是毅然以興復爲己任首捐歲俸爲通
邑倡而薦紳子衿及鄉三老咸樂輸以濟乃庀材鳩傭量
功命日自殿廡講堂以至祠閣橋門齋廡無不次第繕修
因其舊而新之期年而告成爽塏壯麗煥然改觀矣時公
以內艱解綬歸久未礲石以紀其事越十有餘年余在假
里歸邑廣文劉君佐世詣余徵文以垂久遠嘗聞化民成
俗興學爲先古者無一地不建學無一民不向學天子辟
雍諸侯頌宮別其等也庠分上下序列東西昭其辨也春

絃夏誦秋禮冬詩易其業也上老坐右塾下老坐左塾殊
其教也學校之禮至成周而大備品式物采綢繆繁縟故
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耳目所見耵手足所持行志意
所向往卒不悖於詩書禮樂譽髦斯興勛業爛然周之士
貴有繇然耳我

國家右文立教推重孔聖自京師達之天下郡邑所在立
廟崇祠載在令甲春秋上丁紀其時牲牢羹醴備其物尊
壘簠簋精其噐章服度數定其儀金石羽籥和其音而又
董以官師按節修舉且崇其講堂費舍羣茂才異之
而修習其中一以誦述孔子爲宗孔子刪述六經發明五

帝三王之道如日中天爲萬世師士不通其學不得錄於朝不行其道不得適於用故學爲醇儒仕爲名臣率由此其選也俎豆宮墻吾道根本重地顧可蕪穢不治乎公受事亂餘戢干戈而興學校補其闕失文其固陋使士遊聖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以作新其耳目而振勵其志意以期發爲文章措爲事業是豈俗吏之所能爲哉春秋慎用民力臺觀門廡雖時且義必書書而刺者十九獨魯僖公之作泮無譏焉重周道之在魯也頌有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是役也泮學一新多士之學習行且日新其必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知類通達

高平縣志 卷之三十一
疆立不返以是化民成俗而媲美成周有餘矣余故深嘉而樂道之以告後世云

重修敬一亭記

畢振姬

亭在明倫堂尊經閣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主乎收斂無內外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主乎省察無動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入道莫如敬蓋自小學入于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米廩敬老也序敬賢也術敬業也頌宮敬祖也經以詩易理性情倫以綱常立天也有閣有堂不可以無亭今使閣有藏書堂有尊卑族姓無主于

其中非竊而文之則狎而侮之矣敬之爲道中有主而心
自存心用之一事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
主心可強而不渝況于敬爲之主乎有主則虛無主則實
兩言皆載近思錄以是內外動靜之說起內欲不出曰虛
外誘不入曰實則內外未始非一一者敬而已矣子曰執
事敬要使心之全體整齊嚴肅以爲主流行周浹以爲用
豈有一念之或岐一息之或間哉新安敬義取諸易以其
義爲學問思辨之善而善一南軒敬仁取諸書以其仁爲
視聽言動之禮而禮一濂溪敬誠取諸禮以其誠爲喜怒
哀樂之中而中一夫似中者延平不以爲中中無主耳中

無主而禮以定命善以誠身豈復能一哉平日虛心觀理
豫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擇而兩之四之參之伍之執而
十之百之千之不使撼其心之所不覺覺有持循無將護
寬假於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理一也常在曰
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竦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知
止安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動不違其心則守獨慎獨至
矣惕然若有所承心不遺於事則沉幾知幾神矣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一以致精緻其虛此心無內外動靜主
收斂不主上蔡之展托一以備萬萬備其實此心有內外
動靜主省察不主金華之存在一爲主二爲用用止于九

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
流星辰之順逆政教賞罰之先後鬼神禮樂之絜明至于
敬用五事事主于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爲學性情也而
其所學天地也豈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爲作也嘉靖
詔大小學立亭箴以敬一實以程子四箴四箴所由適於
敬之路也已當是時五星聚氏氏爲天廟故甚敬祠而重
祭以嘉靖學有殷殷尙敬敬之失以鬼不能學武丁之學
是豈主一無適而聖敬日躋哉

今上詔修太學及於郡邑之學學武丁之所學承以大夫
師長莫敢不一於敬敬德之輿也高平敬一亭廢學博劉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一
君議修難就工武君假令數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
皆從敬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致知不約
之敬者貞夫一也程子因默數倉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
觀於亭者知學矣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
也主敬其益進此而學也哉亭址高於舊二尺柱尋而楹
常鱗參節錯下可南可北東西墻如肪截亭上偏闕爲兩
可十四楹朱子言纔覺間斷便已相續然則吏能敬官學
能敬業已

重修三壇記

畢振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高平南壇不可識古者長平建國此

其古之侯社乎抑大夫以下立一社或其置社也或曰壇
主祀風雲雷雨是漢所祀靈星也北面有墻答陰也坎瘞
以陰時陰位牲皆黝色喪祝掌其禮甚設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高平三壇皆圯有民人無社稷先後令坐法
免往歲劉佑君教諭以黑衣奉祀事荆棘莽然址內外卧
牛馬惡草具縮酒烏鳶下窺其几攫之內跪起不成老媪
束短帚爲尸蕪鄉之社蕪國之稷至此其極哉已謀之於
余余悲里社樹無懸錢歲時叩壘拊缶以爲樂朱絲縈社
若或脅之高平邑無枌榆之會長吏爲民父母而莫之省
憂如父老何會武公假縣令佑君以其事請慨然捐金尙

尉因助以其貲三壇並築畚鍤畢從不數日而工竣餘金覆之以瓦春秋工事作之書毀之書絳縣之老罷矣澤門有哲扶其役而歌者止况於社稷之役哉數日而工竣此其社爲欒公石相也春秋鼓社救兵鼓社救水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鬪醜滿坑周齊東西之所爭周漢南北之所掠屠以爾朱父子焚以粘木獬以闖賊姜逆水旱螟螣之不時固其變也一中散坐白社董威駐輦數十百萬僵屍蒸爲疫癘又無地妥其神神其吐之乎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三壇宜矣抑聞之勾龍爲社柱爲稷者有年以旱易夏稷周以兵屋殷社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死而爲社

棄作稼穡死而爲稷升除遷轉一一人亦若長吏之能
官與其失職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云乃今三壇碁置小鳴
大响自此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欒巴以鬼道治民
而民治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
形夫吏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叩甕拊缶相和而
歌以爲樂鷓鴣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武公謫太原攝
篆高平又僦工修敬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勤事其於人事
知之矣

伯方社倉約記

畢振姬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公入條復社倉數事尋頒其

議於天下吾晉院司公祖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倉府州縣奉檄難之吾邑白父母先之勸課紳衿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簿輸之倉以備賑恤各出粟積貯有差邑北鄉民極窮振姬數米而身廢且賤猶及見吾鄉人社倉矣昔運使父子安鄉長平一倉義莊一倉在邑爲倉上畢氏畢氏倉不可問市井斗級開口是皆李斯之倉鼠也豪右走利而鷙吏胥虎而角且翼民窮卒莫之訾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衛公之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旃不及國振姬社義莊於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爲振姬鄉人家人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

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爲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
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爲不便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
倉粟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做也有倉賈盜抑或
視其鄉人之殍不肯發歲以扃鎖封識至紅腐不可食無
以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豈法哉故法不可不便也

清興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
至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
爲一書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
惠諸法見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
於國縣都郊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王安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爲
害以三十年之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
也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
漢初都鄙廩庾皆滿後周公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
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便
計矣自父母爲利民先之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爲害民
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周公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
逡巡也爲民父母率其紳衿富室徒逡巡於社倉之利害
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也何以賑恤則是窮於
法也已又安所得常平義倉廣惠之利先之乎始元常平

利民耿壽昌請官錢平糴錢不出於庫今其法窮開皇義
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不出於里今其
法窮慶曆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沒官之田承佃輸租備
賑租不出於官田今其法又窮卽不窮而官貯之官發之
官歛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官歛之官又費之其害近
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卽有水旱蝗螟疾疫之災
何以救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周公終以社倉爲
便乾道四年請府籍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收加
息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造倉籍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
餘石歲給鄉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山

知制誥編入淳熙賑恤真西山帥長沙倣爲嘉定積貯彷彿周公遺意助王以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害常伏於利之中安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籌國息利嘗倚於害之內朱子勇於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閭我友不走遠縣大觀縣爲軍需菽粟乃活不利金生熙寧金爲俵本石濠皂隸火衣冠倉精士人領無催牌陳留斗級雀升龠家量三老收無斛面兩岸白沙詔損費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斗遊食不占三分青苗書聚歛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斗因陳無息小饑息其半中饑

獨其息大幾本待豐年建陽五夫之活法富民有取而無

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奸民自取爲盜莆陽八字之嚴限儻
直一石歛散在廟更十年當造倉催役一石收受須人至
三百當加廩舉放阻於宿惡宋以官長理償昌支出於里
門元以保人代納社倉約如此林駟有言民不必甚利無
害而已矣昔運使安鄉鄉五其六數三十穀六其五亦三
十三十年一變此周公之通也衛公經國始此近可法景
德安內遠可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覆於天下安石
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爲逡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
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與豪右爭民無不勝也自利
見其利不見其害雖無水旱蝗螟疾疫之災亦有以待之

矣鄉之人皆曰便康熙十三年正月畢振姬記

劉侯建三巖廟記

畢振姬

臯落迤南爲三巖三巖古窮石徐陵與李那書若見三巖之峯是也窮三世二姓羿爲大羿佐堯彈九日繳大風長隧擲鑿齒疇華之澤輟凶水九子嬰殺之河伯出沒於河恥其目遂嬪洛神殪修蛇洞庭之北委其蛻爲山羿數立大功除民害堯舜禹憂天下羿之勳爛焉庚辰以稷易柱柏翳以虞開趙秦羿世爲射官馮洮利決騎日月驅風雷沛江河而注之東世祀宜哉一日醢封豨而帝弗善也終堯舜禹之世窮卒不顯將堯舜禹無窮國耶學者病其文

不雅馴往往弔羿之不終而諱其窮左邱明屈原劉安羅
泌劉恕所誦說或溢美乃風山搖搖天子至擴原之野飛
鳥之所解其羽又何以稱焉然則堯舜禹尊異之非窮之
矣羿自鉏遷於窮聚高辛氏窮子高陽氏窮子衣弊食糜
其間折矢斷弦臂三分垂在外荒語梧鼠距虛之穴以開
口南曰吁北谷曰苦又北馬澤曰屈黃羊國曰祁諸不得
姓之國副處曰暴曰過是時窮四鄰諸侯卷衣米莢穀遠
擯不與通邑之彘狸有懼色而鉏所與粟氏粥氏資氏鬻
氏口引氏屋引氏口以益疎羿見一弓二矢三綸四輿百
里穗百里程秭之皆窮途也鈞石無所更施用自此天下

有窮人之諺少皞氏不才子尤而效之天下謂之窮奇不
逐窮奇而處羿夏書曰有窮后羿周虞人之箴曰昔在帝
羿羿帝制而王侯自爲終身不革夏歎爲富有四海之內
窮安仰哉窮官武羅伯因熊髡龙圉皆坐免內外任伯明
子泥羿喜泥一寒至此自謂寒者窮也卒父子死窮門嗟
乎羿以窮而不知變張弧載鬼故王柏於有窮距河之日
筮卦曰睽於窮之滅伯封爭諸侯筮卦曰訟失於當更化
而不更化也然堯舜禹無羿日月之光以荒壤斷水絕我
之爲風波之民非所以憂天下也舉長矢而貫天狼洒道
成梁風雨時叙拂若木之枝逐文魚之窟至今得與優游

以安於窮功顧不當世祀耶窮左右輔谷汾川風行水漸
弛主兵而參主民莫不星而縈之社而狸之羿功過不相
掩實臨照窮之子孫而禍福之忍餒而已乎窮泥襲窮之
號爲逆澆禮復窮其所處於時風八日爲蟲回祿信於聆
隧女魃四目有方二三千之旱冬起雷夏造冰飢厲椒
辛鄔貳委國於寒民大失望益思羿窮果有君子小人哉
少康四十一年窮氏族有窮遂亡亡夫亡窮者也商之王
也三嶮以窮寇勿追頌三葉而不及窮故夏商有窮人無
窮法窮散處天下子孫仇寒澤不過代北無窮之門其限
也子行太行曰某諱窮久矣而窮乃在遂行以來窮數加

懷李商隱韓愈指目其數送之亦已惑矣三安劉侯奉堯舜禹德意治泫泫之窮而無告者啼歎嬰朝夕加之於膝左擁而右飼之四年不以長吏勞苦厭吾民其慈不掩其明善不善交頌久之劉侯窮容貌若見所不足然猶生枯壯弱日修補殘缺廢墜以爲常是其窮且益堅耶侯甚敬祠而重祭初下車憂旱土人請禱之三巖侯以祭窮文非旱備念伯封爲益所翦泫之自出也當日阻大河而塞太行之道昌於原獸水經原公水出泫氏南北甲氏射氏泫蓋窮鄉也哉露禱大雨立至窮則必變也廟上漏下濕苾蔣浸浸乎題桷像侈剝不治土人望歲得請四年無言

風酸雨不知有寒何窮之能爲侯大度廟之前後方廣加於舊十弓高敞稱是柱礎薨楹棖椳極一時椳闌店楔瓦鱗參而階肪截人餽具工用物雜算其直不取於官庫民家之所出尋就東西繚垣及門門高於舊尋門外二河百堞光景屬岸而來此真三巖之峰矣成民而致力於神夥頤窮之爲王沈沈者其據我乎會劉侯遷寧州羿所射狹狷本其地何窮之暱也羿工於射拙於不能使人無譽己今令一羸馬民一大錢李克言窮必視其所守堯舜禹能官人哉毀廟不知所始劉侯大之民賈希珍作之振姬記之侯三安人諱璟字荆公振姬泣之窮人也

韓王山玉女池記

畢振姬

韓王山峰南直寺峰拔而壓寺之上石巖巖玉立下瞰城郭村市以百數二水掖山以來山盡水合則縣出縣水之陰山之陽也峰北直蒼頡之山山東西開盤繞縣之四面大山岨小山岌而後韓王之山有升氣寺下蜂腰三徑南徑濫泉曰馬趵韓王所從飲馬者東西徑山後二泉陽陽出陰陰出陽出東徑之北峰穴出也穴出沃泉曰黑龍陰出西徑之南峰懸出也懸出沃泉曰玉女三泉何大乎玉女神泉爾泉內外石池二一有水一無水爲瀾洑有時婆璋其原滌貯淤少稍俱索內池方中三尺深四尺半弱砥

欵沒地食水可三尺南雷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注水以龍嚼直頸嚼纔容手旱則手浚其泥雨自頸出水及瀘滄渟而西泐鯢紐下水槩約尺糝嚟接渠走外池池水洩而不泐渠小也下水槩窒則不輸渠所從來大則源淺源淺則其委不繼而外池爲智外池之滌潑不智內池輸焉矣外池規九尺深尋外深於內倍尤半而水輸焉者下於內也度完平處更開空不則築垣而居其水也馬鈞列而重水中荇藻不生黑龍鹵而輕嵌竇鐵山水多墨墨蝕石腹敗以飲菴不萑蘆不葦玉女泉甘僧於外池盛蓮風雨晦明香烟露氣相上下花葉清靚不俗高幢若玉女之投壺

神玉女爾春夏荐草茵魚潛內外如箭舟乙丙游以爲篆
鷺守澤見人鳴秋來躡池柳淺短熱泉之温燎出口吃吃
爲霰冬雪漲空山是豈玉女覆卮耶玉女祠王池東鱗瓦
肪階朱丹礪錯刻鏤之用備椽柱翼然無一木中肖象兩
玉女本神農少女神農得泉爲嵇書山北聯神農古井一
女精衛何兩也聞李梓人構百年李主僧父僧翼以高禱
藥五縣度爲南亭石巖北居懸流欲墜門界二池之中括
地三十弓徧矣蓋有池次有祠有祠次有亭有居有門有
內池次有外池池之所漸致者無不有所以用僧之力甚

設僧父子營一泉誕土窟石剝木踵頂爲之罷豈有愛焉

夫父澤近不及子子或不業亦多矣此可以池自照也山於唐宋元明多人物今李司馬家山陽趙會元家山左往約陳司徒掾登峰遲余山右余學山不至於山三日坐韓王之片石思田太史難持贈屬余記遊寺僧愈益喜寺成皆司馬力也老僧文志眇一目朴率不甚解經余心識四十七年相見無一語更二年隨張觀察李別駕遊池詢老僧卧山下左右肩肩而多一目者皆非老僧矣山下泉春沙出砌齒齒古寺基彌望造楮之家聖其室楮幣錢幣曰泉泉以類相感亦足以見人之悉力於泉者錢而已矣多錢善賈東徑黑龍泉爲錢眼宜其廢也司馬營寺僧父子

營寺泉孰識韓王玉女哉韓王之山實臨照縣之吏民而
福禍之源泉有歇守物之終始不竭可以興也已

縊女說

畢振姬

爾雅蜺縊女也縊女蟲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此
蟲多民多縊死高平之縊女無日無之其爲蜺也多矣父
母在家生縱其性旣嫁而婦姑勃谿夫妻反目或不得於
娣姒兄妹之間衣服飲食語言勞逸之相形憤之一死以
謝父母父母弒其夫家展轉圖賴聚訟株連齧躪其半而
後已不復記憶縊女之死生抑何益哉其在三從四德以
順爲正者省言下氣隱忍自全其身家則父母詬厲以爲

辱生女得嫁比鄰而因以爲利父母真不仁矣女亦何樂乎縊也異苑載東郭姜旣乳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而爲蟲因以縊女爲名然爾雅斷蜺以爲縊女非春秋內外傳矣子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太史公曰計出於無之耳一物不得其死仁人以爲憂憂之不如禁之禁之不如諭之使父母知有其女而已矣生女非以爲利也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自其爲赤子而教已行嫁雞者逐雞貧富貴賤榮辱義反之身則相夫治家有力力不足而委之命有尺寸寬閒之地以游其身何樂乎縊哉至於悍姑淫負迫其

婦以必不能服。役窮其婦以必不能供之求。主藏誨盜。宣淫作威。或三婆二婦。嗾其間少婦。廉恥猶在。懼爲外家。短長或色。升愛弛棄。婦終不可爲。而以死徇者。公姑爲失。教夫伯叔。娣姒爲傷。恩當痛懲。其毀巢覆卵之罪。批節尋根。不使以人命爲戲。縊女亦從此瞑目矣。爲人長者。子養郡邑之男女。女不可諭。諭其女之父母。女死。又不可禁。禁其女之公姑。及其夫之伯叔。娣姒三婆二婦。仁人爲之發心。女其有瘳乎。聞昔炎帝女溺於海。化爲精衛。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海。主發鳩。至於今。不祀高平婦人。往往不得供。死則意少女之神。爲之也。非東郭姜也。少山北峙。少水。今

南流矣少女之祠闕焉鬼有依不爲厲以鬼道求之在此不在彼也

捕風文

畢振姬

大清康熙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伯方畢振姬謹約田畷畦圃升烟薦荼裸告當筵血殷當午自念振姬退耕伯方十有四年伯方之以水旱告者五水不沒确田旱不澤蔭土水不爲災旱必稱苦小旱可禳大旱無補自六月上旬逆數由往歲八月火田自六月上旬順數至今秋八月清畝無雨何苗無苗何歲無歲何民無民何吏無吏何備吏下所在祈雨閉南門開北樞土龍巫覡徒市通渠牲醴爪髮

不敢寧居玉杯繁露靈草雨書應上公之尸祝回溟神之
旛驅自六月上旬下雨所在漸訖雲上豐隆雨來溟澤地
皆運阡雷無虛日駿隼朝浮雷穿宿滴羸者伯方焦枯告
急越陌登隴一乾一溼批節尋根半摧半立飄風南來逢
迎逆擊搖蕩砲車之威掀翻石尤之敵噫氣怒號天晴風
息伯方寸草順風仆背風僵伯方四隣澤下尺生上尺老
幼從而輟耕鬼神自此廢食六月雨不六月息南風薰不
南風泣天何棄此伯方風伯於焉溺職風過錚錚碣碣萬
馬千幢魚鱗草莽遠巢青紅掃碧落貫鴻蒙騎羊角剗竹
宮茅飛敝土葉脫漫空天聲儼忽不見形容撻蓬指其國

邑拔樹索其犧，鐘振姬瞿然起曰：必封豨之狡童也。堯水九年，長隧大風封豨爲虐，后羿關弓，伯封故國，湯沐神叢，死而不祀，旱則紛呶，虞夏鳴條，有湯乾封，趙馬韓布，周雲龍，蓂雨師不瀨，風伯橫衝，虹蜺抱日，而颶狹，猱連箕而終太山之雲，不雨汶陽之稼，一空漢不烹羊，鄭不祭龍，伯方何罪封豨，何功此鬱鬱而色變，彼調調而心通，自言太虛授莢造化，煽銅虞幕，橐籥后夔，鼓宗吹塵，上下入律，雌雄冥蠱之先，庚後甲，觀畜之天上地中，勾折伯方之草木，毳尾伯方之昆蟲，太息三嶼窮門，乃窮入不薦，以眡隧，我何祀夫祝融，韓退之官以憂旱，程明道學以捕風，人旣餒乎。

鬼士何利乎農振姬聞風獄獄不能折角頌尹穆如悲豨
不學羿叛國非叛民風主生不主殺野荒民散則壇社屋
廟墟不臘夔梳夔子之江油泣嫁泣妻之靚髮嘆一足之
遊魂憑四目之旱魃寒風刁而熱風燒舊風捲而新雲壓
風固堯湯之伯封伯方易世抑何覺且伯封夏后天官君
臣弱而盜發伯封吉甫愛子兄弟懷而鳥歸楛矢貫蝨豸
離霑衣封豨脂脂雖悔可追翼軫多風烏鵲南飛南風聲
死師曠知微南風塵污茂弘心非蜚蝗螟螣田鼠蚘蠹無
禾無麥小嗛大饑伯方故壘酒熟牲肥六月風息五日風

簾樓雲爛熳山雨蜚微舊都舊國言告言歸必若驅車三

峽張幕五行大兵赤地積屍衝城聚散龍鵠來往蒼青犯
順鼻噪助孽狐鳴蜚廉開口蚺蠃袒胸虺伯方之遺黎徂
大旱之偃兵兵旱仍而不已堯湯怒而徂征堯弓九合湯
網三平含光宵練赤羽青莖自干鬼責往卽天刑羿戈風
而簇飲畢零雨而盆傾况參狼之注弩兼商羊之排營祝
已封豨卷舌以水洗血歛衽虛除搥胸冷徹天收其聲地
藏其熱雨暘燠寒稻梁菽麥田鼓鼉喧村豕肪截風不鳴
條伯方懷德振姬以是爲請伯方自今爲節

與魏蔚州書

畢振姬

國家開邊三十年兵不罷勞民不怨厲政皆由舊資有勝

國累世之積故也自成化以後言利之臣日朶月削垂二
百年以趨於亂苛政斬艾其民亦各欲其子孫之長享豈
逆爲 新主資哉蓋民窮久矣屋廬田產旣盡乃捐其父
母兄弟妻子民亂而兵不戢天下之勢始去爲 新主之
驅除難耳海內旣集 國家刻去勝國之苛政斥莊店禁
開采免保馬蠲加派止營繕匠役除錦衣詔獄逐中官勅
使罷訓練儲備四事九邊民壯省州縣起解以十萬數三
十八府王糧歲免宗室侵冒以百萬數兵車徜徉於天下
天下不知有兵倚五嶽奠四海用以驅策天下其勢立也
衣租食稅謹正鹽筴不過鈔關抽分水衡鼓鑄數事而戎

祀祿餼在其中水旱疾疫蠲賑之數在其中與民休息塞天下望天下謳歌晏樂雖有變而民心不搖今昔豈有異民爲 兩朝盪滌苛政之病民者其意無日不在乎民也軍興問罪之師四出垂二年矣兵久連而不解租稅鹽筴鈔關抽分水衡錢匱 天子焦勞於上計臣義不能爲無項之供於是議開采議加派勝國開采之地加派之名色具在按籍徵求民何所避顧民不知開采知其屋廬田產耳不違加派違其父母兄弟妻子耳民無屋廬田產父母兄弟妻子卽奈何其不亂也亂則中使必出刑獄必煩訓練儲備必急正恐問罪之師不在邊遠之三逆而在民

其無如何矣夫三逆之逋誅不足以煩 國家憂有叛將
無叛民也民不奉戴三逆劫脅以從日夜望 王師之至
繫三逆而救民水火之中今使民水濡火烈而莫之知備
則是討逆之民苦於從逆之民絕民望也且從逆者閩駱
滇黔涼益耳今爲閩駱滇黔涼益從逆之民困罷中國海
內空虛兵不假一日休餉不餘一歲蓄苦哉斯民其視閩
駱滇黔涼益蓋抑遠也閩駱滇黔涼益之逆何起乎起於
顧命專政之大臣紛更 先帝約束招亡納叛貨賂公行
城池兵馬錢糧委賊殆半內罷督府司 標兵益署提督

外事派昌水西海上後服之人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督撫

喜事少年苟見內外無事以爲尺一之詔諭藩若羣羊可
以驅而往驅而來反者蝟起兵連禍結鼉錯孔巢父死不
足以謝天下顧天下民力竭矣盜賊直湏時耳若開采加
派力竭而求進不已言利之臣自此始也長者疾前事不
患勇言天下利害必本 天子獎厲三軍憂憐百姓之意
察內外諸臣推諉侵蔽不稱任屬之心謂宜條陳大計開
廓 上心事勿避忌諱臣能盡言 天子能受盡言非古
所謂主聖臣直乎漢唐聖主璽書不朝之王宣慰數叛之
藩鎮卒使蠻中大長稱臣罷兵河中緇青軍士涕流切諫
而不肯前處置當乎民心也先是平南王欲傳子自代返

居遼東 天子嘉與平南之誠不問吳耿二逆二逆表請
徙封重違其意計封則尙耿同日計年則尙吳皆老使者
冠蓋相望弩矢先驅觀望懷姦行留逆命吳逆子孫受戮
不死於君竟死於父懷光子上變不免隗純何哉耿逆年
少失圖聽人寄鼻以爲韓信死而彭越醢計出於無聊也
國家宣力宗臣爵爲真王徙封大國無故犯順盜邊

國家何負焉若能委身聽命悔罪罷兵許以滇黔王吳閩
越王耿不廢佐命之勲代有分茅之胙此與王逆巨魁手
刃經畧者不同二逆一或聽命專力西向討賊不憚征繕
民其或有瘳乎卽或至死不峻所以息兵愛民至意足以諒

於天下矣師直爲壯請言先兵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
計圖并以力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以計不可急急
則僥倖而難全 國家得行兵之詭道長於用奇震蕩飄
忽拉朽摧枯鞭弭所加捷如雷電此奇道之兵也燕雲青
豫關隴平原曠野陸戰之地吾長於奇故勝民間久不知
兵輕卒銳師郡縣驚潰吾長於攻故有以用其奇也今限
以大江複嶺阨以廣谷高山阻以紆塗繚徑我乘險以出
奇則難彼恃險以制奇則易豈有連百萬之衆三面決勝
首尾萬里二年蹊谷之間財竭力絀擁遏盤桓而不能進
可以用奇者乎不用奇則用正以正兵踞吳楚之脊駐劄

袁萍遙通郴桂抄宜春鉢醴陵穿徹湘東控引南贛招納
楊寡婦潰兵形勢在我吳逆無耿耿逆無吳也耿偪仙霞
一嶺二年不能窺衢慮海上議其後耳我若不吝高爵許
以興化世襲海上賊必聽命以海上賊臨耿虔兵建兵壓
其西衢兵躡其北台兵畧其東惠潮兵諜其南犄之角之
是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無耿逆矣如此我無東南之患吳
逆與我深矣相持二年水戰不過岳陽陸戰不過荊郢此
馬少也糧道遠無野掠也吳逆以反爲名將驕卒惰難使
也田楊河隴生苗內叛也不則水西爨僰之爲外患也河

泗路起雲南發間使入麗江大者王以南詔大理小者王

以昫町夜郎諭令去吳便宜從事開釋叛將各取功名我
從積弛之餘轉戰於車不方軌馬不並騎之山谷之間疾
風雲電士卒若注壑之水水軍南下置之死地洞庭山谷
連緜使人自爲戰水陸受兵賊必西走袁萍之師截出衡
湘決障水於千仞之上湖南無吳逆矣羈之縻之可以徐
圖進止如此我無西南之患東南饒信南康以湖爲壑可
減戍卒之半西南掇拾瀟湘開諭交廣南過辰常西通鄠
鄧以荆爲門可減戍卒之半兵減糧亦減矣荆郢之兵利
騎我出亦此彼出亦此宜選騎而步卒可汰袁萍之兵利
步我得亦便彼得亦便宜選步而騎兵可汰兵汰糧亦汰

矣衢利土兵土兵習道路冒險阻可以下婺下嚴下處下
岷南下青蒲所在客兵可移皖利客兵客兵控要害通舟
車可以援灤援蘄援饒援歙西援武昌南援龍江所在土
兵可移兵移餉亦移矣行間閱實精勇別爲中軍王卒使
老成知兵者將領擁護其餘師衆使幕府諸將總統以爲
戰卒其義從僱募名爲兵實役徒者使汎守楚之岳陽東
西蒲來潛沔閩之建陽南北處撫饒信爲戍卒沙汰單弱
逋逃編緝部伍押發均房鄖竹占種當興安塞商洛爲屯
卒屯卒食力戍卒各食郡縣我之聲勢聯絡訛言不興兵
抽餉亦抽矣此兵法之以正合也王逆竄入環原窺竊苑

馬東向可入榆林西向可入甘肅騎寇長驅延靈響應靖
寧隆德會寧安定被掠直抵臨鞏蘭河南入階秦上邽近
聞退踞平涼蹂踐涇邠州縣賊若不滅秦人不能安枕而
卧涼益雖分久持則合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以輕兵關隴
蜀之胸駐劄上邽天水以重兵拊環原之背固原若爲我
有宜斷涇邠山路東師起延綏據花馬池定邊安邊等營
不復受兵西師起蘭膳據金佛峽崆峒苦水清江安定不
復受兵環原北面形勝扼塞之地山勢橫亘東西河道河
橋二千餘里利占魚鹽人雜番漢賊旣不爲獨坐窮山之
滿俊我亦戒爲深入好水之任福使竇融蹇王元使寇恂

降高峻河西既通高平自下坐胡牀陳祭器有以梃強寇
而鉞其命橫山之謀青陽之計硝河之捷古人從天而下
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王逆授首蜀無能爲也我自北無西
北之患此兵法之以奇勝也寧夏魚米可食大小池鹽可
售涼州馬可牧李燧空運八府之粟文貴舟輓河渭之糧
抑亦迂矣我據袁萍連南贛吳耿之勢不合進守夔陵川
湖之勢不合斷隴道涼益之勢不合賊勢不合天贊我也
奇正之勢在我我之兵勢強分合之勢在我我之國勢亦
強連百萬之衆佈勢疎而萬全曰計趨勢疾而日振於矢
石之下曰力凡以爭先而處強也政強則勢強政弱則勢

弱強政用兵 兩朝之驅策天下是也弱政用民勝國自成化以後日股月削斬艾其民是也故籌餉不如籌兵籌兵不如籌民振姬不知閩駱滇黔涼益從逆之民中國討逆之民則知之矣師之所過搜索男婦係累俘掠發掘倉窖蹂踐田禾牛驢轉餉踵軍無日夜其間軍市略賣人畜相視吞聲民無生氣既不保其父母兄弟妻子豈有屋廬田產哉民餉兵者也吏治民者也吏緣爲姦苟幸 國家之多事魚肉其民三逆負 國可問羣吏負 國難言姦宄橫行苞苴賄賂訴訟不理羣盜滿山嘉平除夕罷市嗷嗷可謂國有政乎哉無政何民無民何餉無餉何兵兵不

戢而民益亂兵吏上書益兵計臣上書益餉以勝國之弱
政壞 兩朝之強勢此昔人所歎也漢唐宋之政盛甌閩
南詔西夏叛而不亂元之政衰閩越叛而亂方其盛也韓
滉陳立史萬歲韋臯种世衡王韶制之有餘及其衰也龐
勛黃巢起於南詔之役張士誠起於閩越之役齊萬年万
俟醜奴姚令言起於涇原之役此數起者民也兵也非賊
也勝國之征麓川不謂不強及兵去而滇黔交駱之賊不
止亦民也鄧茂七以開采反閩越李自成以加派反夏原
此數起者民也兵也皆賊視今三逆瘳而已平賊以兵不
以冗兵養兵以餉不以虛餉措餉以民不以亂民治民以

政不以苛政坐食不戰之兵曰冗兵加派無名之餉曰虛餉怨厲不服之民曰亂民開采無稽之政曰苛政苛政之病民者弱政也 兩朝蕩滌苛政之病民者強政也宋儒有言處弱者利用威處強者利用惠羣臣忌諱不言 國家又以兵爲機密不問振姬欲長者進言亦以戒夫羣臣負 國不忠者除夕夜稟

重修飲泉堂記

白良玉

粵志飲泉堂自宋開寶六年建縣治之始而命名者其名甚美因名求實則甚難何也飲泉取茹荼潔清之義我輩父生師訓學古入官必期爲循卓爲賢能求無玷而無塵

焉故是堂也出則南面臨民退則爾室屋漏內外繫斯左
右乘之非志氣清明具幾先之哲鮮不於此而失之矣故
曰因名求實則甚難也玉家世蜀梓潼服官居此時年五
十有二今則五十有六矣料未來時宦海茫茫奔走名利
之場英雄濟濟豈容空拳以往理所應得靜以俟之耳記
已往事玉兵荒二十年車塵十載山巔水涯安危利害嘗
試極熟一切冰冷似於泉有同氣者飲之何愧飲已四年
如漁取吾民或一文一絲則泉等膏血矣官曰飲泉民曰
飲憾胡可一朝居此雖然日用飲食果此泉乎澹泊寧靜
視此泉矣退思補過視此堂矣兵法曰其身在內其情在

外衆耳目之細求乎我者舉視此矣眼耳鼻舌行住坐卧
一此如水之心處之則淡如矣由今上至開寶間五百餘
歲創建修補詳載志書凡木石之用動因民力傳至於
若喜功沽譽獲罪於民卽獲罪於天平日焚香夜告何爲
者祇以前後堂傾移欲摧如破縷懸絮無容針線廼請鄉
紳廼告士民議重葺之無不曰可玉因自思足跡大半天
下見古叢林善知識修造先備飢渴價資次則廼曰信而
勞民君子事也願學焉鳩工筮吉衆競趨之煮茶辦飯民
胥悅之彌月告成給價有數子來之風出於自然可見三
代之直尙在斯民矣是爲記

祭蝗文

牛兆捷

維康熙歲在辛未六月市王牛兆捷憂旱之餘聞蝗自東南肆虐暴嚙邑西北及王莊心怖欲死謹同本村某等庸香幣酒脯告奠汝蝗王之靈曰王怯入吾地垂四十年鄉民戴皇天而履后土皆謂不支忽再益以汝之貪暴雖肥鄉虞立盡羸者市玉探汝將鼓召奮翼以來旦夕可幸有生哉民有生汝無生汝有生民無生勢不得不與王爭命以原汝生謂汝生旱旱之久莫如景亳桑林汝曷以不敢來謂汝生亂亂之久莫如春秋二百四十年春秋書螽書蜚書蠃書螟惟蝗無書時尙無飛而食人者汝曷亦不果

來汝之來始自秦罷侯置吏始自秦傳言吏侵牟也蠹生
吏乞貸也蠚生吏冥冥犯法也螟生吏賊害無辜也蠨生
汝貪暴加此輩遠尙待考蔡邕之對京房之占月令之記
乃知汝所生必有貪生汝貪必有暴生汝暴汝激而來固
將以暴易暴以貪儆貪極於以殺止殺以成上帝之生貪
者暴者反飾爲不暴不貪群然踵建炎之脯禮修嘉定之
圭璧甚則如乾祐中苦之太岳嵩高坐汝殺以歸罪汝汝
何以不逮彼汝不托公計爲己羸直任肥身爲己福汝不
舞深文以屯膏直任剛喙以風行汝長子孫不歸家室所
過者化誵誵螫螫汝帥朋曹不限什百嚼合大群千里極

目故唐宗吞汝以爲仁姚崇捕汝以爲勇孫因論汝以爲
智下如姚岳貢瑞汝以獻瑞激汝生者爭釐汝以市德知
汝不服漢唐修救不修釐汝或服上世修政不修救汝且
安於無生汝無生民有生上帝亦何忍必殺以成生而今
旣生矣汝文從皇汝首戴王皇王有帝制自恣之勢乃感
湯仁解網則不入世感春秋殘不類後則不入名感魯恭
循良中牟則不入境感捷窮迫待命遇物直諫或亦可以
不入鄉鄉無修救修政之任捷無獻媚市德之才前苦肥
蠶後悚蝻蝗兩陷而無所避墮螭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
之間極知汝不受釐計不得不出此且上世不修釐周禮

歲冬蜡祭昆蟲未嘗不報曩聞王過西北東北竟不入余鄉此亦爲報非爲禳知報德者尙可有生於今世哉王雖貌爲貪暴其必有以宥我生况汝固將殺以成其生尙饗

馬游村安貞堡記

牛兆捷

晉實沈好兵故吾鄉俗尙武健而周秦漢宋之壘雜然距泫西偏曰馬游村俗獨好文有友人張家宸霞者止於此余性好奔逐山川古人蹟問村落所自來其長老爲余言南不至里地寬厥可十餘頃坪曰白起疑秦白起馬游焉故名余嘗醉登蘭相山頂按其鄉西逼空倉嶺不二十里南望古光狼城又東距省窵谷下不數里四顧心動疑長

老語不虛殆亦一壘也而志畧或不傳或曰今源潔泉里
墟尚存廉頗冢焉余皆弗深考第以耳目所聞見闡獻逆
姜之屬之蹂躪屠剝燹燬於斯者已三十年而今言者猶
爲唏噓不置豈必粵若稽舊聞哉歲甲寅王良策馬大江
上下游陝之南時用兵焉寀宸感往事爲未然計謀作新
堡苦不能就而乃叔張五鵬九獬者豪士也慨然遂以其
身任一時屬而和者三十三人餘力弱或不願助者聽相
形勢則得地於村西之鄭家坪創於二月吉十月告竣爲
今堡堡圖畝十四徑四三分畝之二垣以土雉堞角嶄嶄
高積三尋奇堡之門逆河水上流上臨城樓楹五方廣如

一修倍城下石爲窰若左右眼伺門門之衡又爲大士作
堂以乞靈焉堡旣成鵬九則偕三十三人者約日殺牲醞
酒登城平臨河共盟心於大神告無罪至日鄉長老不與
事者皆爲勞鵬九羊酒遍三十三人鵬九合置大會廣列
侍姬雜劇六博歌呼夜飲酒酣其長老共三十三人者同
執盞呼曰鵬九吾鄉固古戰場也繼自今將世世有所憑
依或不至罹往者憂戴吾子請盡吾盞鵬九一飲都盡爲
醉舞答長老願勿言異日衆忽俯首牛飲喉棘不能通氣
其七八姬者復爲小詞君馬驪曲低吟侑飲喁喁然相懽
也已若相嘅而寀宸氏忽正言曰吾聞思危而預防者安

不狃安於一時者安以貞今同人豈若蠶耶吾方將以此名吾堡其急醒時舉座則又狂呼稱善而翼日寀宸氏因過余囑記碑余旣重寀宸請又壯鵬九之爲其鄉戶牖謀也獨能慮禍於無形而堡之而安貞之至矣猶若不敢竟視爲歌舞地者况沉歌舞而忽未然其可爲鄉人哉且與能安貞幾何而今也堡以之則後之稱此名自今始

晉城縣遺址辨

李青藜

晉城郡邑也邑遺址在郡城東北三十里高都村事詳郡誌城垣亦存或以郡治作縣治而先哲題體仁書院亦從此謂明道堂作晉城令明道書院去郡城最近晉城縣治

亦必去郡城不遠則卽宰晉城者斷晉城而晉城卽州城
從可見矣雖然吾特恐於郡誌或未暇細按也夫郡誌稱
明道建鄉校七十餘所明姜潤身題高平正蒙社學亦曰
晉城書院必謂書院近郡城郡城卽晉城吾不識七十餘
所鄉校凡散列郡屬者亦將咸稱晉城乎高平書院稱晉
城書院亦將謂今之高平卽昔之晉城乎且夫郡誌建置
沿革辨之詳矣一稱唐高祖武德三年析丹川置晉城縣
隸澤州夫丹川爲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改高平所建澤州
初建於隋文帝開皇三年再復於恭帝義寧二年至唐不
析澤州置晉城而析丹川置晉城則晉城城垣所建之地

屬丹川不屬澤州明甚夫城垣所建之地且不屬澤州又安得謂晉城卽澤州且綱目稱建州本秦高都縣地後魏置建興郡置高都城兼置建州隋改建州爲澤州治丹川縣夫澤州治丹川則丹川卽係澤州而析丹川置晉城則晉城不仍在丹川城內可知其不仍在澤州城內又可知卽後太宗貞觀元年廢蓋州徙澤州治晉城然似亦不過借晉城寄澤州亦如武德八年廢建州徙蓋州治晉城又置澤州治端氏矧天寶元年尋已改澤州爲高平郡肅宗乾元元年復改高平郡爲澤州以此觀之澤州且不必仍在晉城又安得謂澤州卽爲晉城一稱宋太宗至道二年

分天下州軍爲十路澤州屬河東路領縣六高平陽城晉
城端氏陵川沁水夫晉城果卽澤州如今之附郭縣則必
先晉城而後高平五屬乃先高平陽城方次晉城則澤州
之非卽晉城亦約畧可見矣一稱明太祖洪武元年以晉
城併入澤州隸平陽府九年改隸山西布政使司屬冀南
道領高平陽城陵川沁水四縣夫曰併則必戶口與戶口
併土田與土田併至澤亦有土田戶口則晉又奚必卽澤
澤又奚必卽晉卽曰併土田戶口爲併併官衙公署亦未
始非併然卽論衙署試問郡城內縣署遺址安在但舊誌
于元時有附郭二字或自元晉城始附澤州城內至明太

祖方廢晉城省入澤州亦未可知然要之元以前晉城卽高都則斷斷如也况古蹟誌垂棘則曰縣南地名垂棘之壁出此蓋高都南不半里垂棘洞在焉內有石堅而潤瑩澤而光潔則觀垂棘而晉城可知山川誌丹水則曰在郡東里許夫郡東里許無丹水高都東里許有丹水其不言晉城而言郡者蓋統縣于郡以爲言非卽縣卽郡以爲言則觀丹水而澤州之非卽晉城亦從可知矣且夫晉城得名豈真自唐始哉昔春秋韓趙魏三分晉地嘗置晉公奉祀高都州誌亦稱韓趙魏置晉公奉祀高都故高都得名晉城後唐建晉城地則猶是號亦由舊而由唐而後雖或

名晉城或不名晉城而晉城之城垣遺址則千古常如一
日矧高都南城外景德寺大殿東牕下卧碑又確乎可據
按寺自唐創始名慈善至宋真宗景德四年僧道岳始緣
工部尙書同平章事諱旦王文正公叅知政事諱安仁趙
公諱拯馮公等具題奉敕改慈善爲景德至金太和八年
道岳徒裔方舉前事並勅命勒石前鑄澤州晉城縣僧道
岳后鑄寶帖景德寺中鑄勅命並諸大老官銜如左由此
觀之設使晉城在澤州不在高都則必高都之名仍存而
前書澤州晉城縣僧某必繫高都于晉城縣下曰澤州晉
城縣高都僧某后書寔帖景德寺必冠高都于景德寺上

曰寔帖高都景德寺乃前後曾無一辭及高都則必其時
晉城卽在高都而稱晉城遂早削去高都之名可知而僧
卽晉城之僧寺亦卽晉城之寺又可知夫寺僧俱晉城之
僧寺在當時又絕無一字及高都而止言晉城則高都卽
晉城又無不可知苟必舍此別言晉城當宋景德金太和
年間具題與勒石者有高都而必故遺高都之名非晉城
而必硬坐以晉城之號其舛一至是哉予生高都也晚其
得聞晉城之名亦最遲及長覽郡誌並雜考頗味其詳因
不禁援筆謬著其辨

程明道先生爲晉城令立鄉校六十餘所手正兒童所習書句讀按輿記及縣誌晉城卽今高平也余於康熙丙子歲宰此念先賢作令數非俗吏所能爲立鄉校以正兒童句讀其卽記所謂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易所謂蒙養以正之意也卽欲造一課士書院以繼遺意而名之曰宗程惜其時未暇地且未卜也乃聚博士弟子之少而有志及童子之可教者於署東之公館而提命之繼則遷於尊經閣之兩廊至丁亥歲訪有敗屋廢址久而難售者往視之則櫺星門在其東而南臨小巷北倚學舍其西則官地也寂無四鄰以之造書院也允宜始捐俸購之其官地西接關

帝廟前路之石旁則灰積如邱命傭工者移去計其值與購屋之價相半於是葺舊宇築新舍肄業之所咸備焉此東一院也北爲廳事廳右旁有廂南爲臨巷之大門門左右有簾屏牆列於門之外是爲中一院此院之西植松二十餘株而築牆以蔽之掇砌池蓄水作亭於池上以移守泗州之期迫乃寢兩院書舍凡三十有五間而敗物廢址土木營造之費約五百餘金工始於丁亥之四月六日竣於戊子之九月十日董其事者少尹李君霞城洎驛宰高弘道也落成召諸弟子而告之曰士習民風相爲表裏吾所以造此書院者爲諸弟子計正爲一邑之人心風俗計

書院以宗程名願諸弟子凜凜焉惟程是宗也明道先生
教人治國平天下自誠意始學者實心爲學斯爲真學問
實心立品斯爲真人品是之謂誠無論達而在上功垂不
朽卽伏處牖下一言一動羣相則倣士習端則民俗醇其
所補者大矣諸弟子其勉之反是則不得爲宗程書院之
人無入此門可也諸弟子其戒之至若鑒余造此書院之
苦心以廣明道鄉校之教是所賴於後之良有司矣

重修東關炎帝廟碑記

柯貞幹

羊頭峙高平縣治之北在昔相傳古炎帝神農氏藝五穀
處其上有帝陵焉陵之下卽藝穀圃也蓋粒食之原坊於

此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帝之功德萬世永賴矣歷代崇報之典春秋二仲立廟祭焉所謂上廟者是廟去縣治幾四十里祭之期恐遠不逮焉爰附東郭立廟今所謂下廟是也問廟之建無有能言其創始者其重修則自宋元以迄明諸碑記悉載之入我

國朝舉先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悉修其陵寢命有司致祭而茲廟以僻在山城歷年來風雨漂搖鳥鼠竄伏垣頽簷墮瓦裂榱崩雖春秋之祭未嘗不舉而修以新之則有待乎其人癸酉春余承乏茲土因父老之郊迎暫憇於廟自擊其頽圮荒涼惻然動維新之志而未之逮也越明年

諸政事粗理余敢謂德及而信孚信孚而人和哉而公餘
多暇乃率廟社人氏而語之曰爾等食德飲和忘粒食之
原乎而忍俾帝之廟貌傾圮一至於此於是余捐微俸復
爲廣募闔邑紳衿耆庶以襄厥事按廟正殿三大楹儼古
宮殿規模兩偏小殿宇仍其舊殿之後正庭五楹東西耳
樓上下各十楹週垣壁立殿之前欄以月臺臺之前甬道
東西兩廊十四楹廊之南食房茶房各二楹面立舞樓三
楹虛其下爲神路東鐘樓下角門主八輔以耳樓三楹西
鼓樓下角門主出輔以耳樓三楹山門五楹視昔制高大
之臨大路以壯偉觀工始於甲戌之夏訖乙亥之冬乃告

竣廼塹廼塗爰丹爰護奐輪之美邇延野綠遠混天碧翠
屏障其左丹水自北而東爲滌繞西挹金峯之爽氣南望
游仙於斯拱翠而又方帝日中之市四月維夏因廟社之
會聚四方之民陳百貨而交易之各得其所禮行樂作神
人胥悅此則極廟之勝槩擴高平未有之大觀也余維高
平自辛未旱荒民艱於食者三年何堪土木之舉乃余歷
任之歲卽獲有秋及廟工之興而風雨以時年告大有婦
子寧而百室盈矣安知其非帝之靈貺率育下民以至此
也况

國家日以愛百姓爲諄諄愛百姓莫切於立養而興教修

茲廟也民知粒我有本而歲豐稔諸譽髦又請修學校及文昌之閣奎光之樓以廣教化而美風俗夫宣

朝廷之德意俾百姓食德而興行良有司之事也余敢謝不敏哉後之繼余之理者觀余之作其亦可以知余之志而爲可繼也夫輿人之論請以余言勒諸石以作後來者法庶廟貌之莊嚴與羊頭之陵與藝圃並壽不磨

明道程先生祠堂記

朱 樟

晉城舊縣去今澤州郡東三十里唐武德元年析丹川置隸澤宋治平四年明道程先生來宰是邑先生躬行心得接數千年絕而復續之聖道於遺經此萬古絕續之會之

一人配享孔庭祠祀寰宇非祇爲一鄉一邑之思企然被其澤每不忘其人此又一鄉一邑之思企所不能一日愁者也按前志先生令晉城時置社會行保伍俾民聯屬集義勇較藝可當一軍尤加意無告而卹及行旅其政類多安集民生使之相養相保以延於無窮時五代後民未向學擇秀異者與之講明義理設鄉校凡七十餘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仁者之學術見之施行正大異乎俗吏者之所爲也先生曰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尊所聞行所知先生真不負行尺則尺行文則丈不以一邑而小不以天下而大放乎四海而歛乎方寸月印萬川而萬

川皆月道之不隔隨在畢陳獨立乎萬表而周浹乎衆有
千百世下聞其風履其地緬其教思而欽其德意莫不慨
然想見其爲人而况吾澤哉而况吾澤之人之親被其風
教起而善良達乎隣境通乎大都者哉而况樟實來守是
邦爲先生所曾進斯民而煦嫗之覆育之涵濡而利導之
之地乎哉唐俗勤儉舊有遺風斯土爲太行包孕積厚所
載宜乎氣靜而俗淳又得先生之澤化至今猶有餘韻焉
雍正十二年春奉

簡書而來思布政教以仰副

聖天子覃敷之治入郡考先賢祠廟爲國人之矜式者於

上丁展祀典而先生祠在學宮西偏湫隘囂塵上漏旁風
榱楹半朽念先生爲斯民父母千萬世所宜風厲而不忘
者而祠祀不謹是守土責也因是與鳳臺邑令羅君著藻
及里中士大夫共謀而新之限於方隅卽其處稍加開拓
立門一區顏曰宋晉城令明道程先生祠內堂宇五楹爲
春秋奠爵之所左右小齋廊各一中設像仍前志也嗟乎
先生去而鄉校湮元時縣令亦有相繼續興者而究不易
久延第此郡人士率多淳良處山谷中不見外事歐陽公
所謂安於畝畝學校者誠能入廟思敬蹶然興起奉其遺
書則先生之學之教悉在學人篋衍中出而負耒入而黃

經以無忘先生舊時諄諄無一人不欲其篤行好修勉以循德禮之所爲則鄉校之興廢自在人心無勞過客之唏噓是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責望也謁先生祠先生之神明猶在斯猶在斯亦樂而享是邦之食飲也工肇於是年之夏於其冬落成因譔明道程先生祠堂記著於石

勸助修高平學廟引

縣城東隅建立學校規模弘敞由來舊矣歷代修葺俱有碑記可攷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儒重道凡直省學校悉令有司及時勤加修葺造入交代冊籍以垂永久以光祀典制甚詳且盡也高

平縣學丹雘剝落急需修整邑令褚侯以議葺事來告樟
親詣黌宮見其荒蕪不治正殿北極瓦椽零損 崇聖祠

中楹崩漏風雨飄搖目視心駭此皆前有司漫不經心之
故用是與褚侯謀所以新之褚侯蒞任始能振廢舉墜而
學校允宜先諸務固褚侯之事亦諸士大夫責也茲播告
秉鐸之師儒及邑之賢士大夫應勉力助襄共殫厥功夫
佛教廣宣其宮殿庖湏一僧持疏乞告尙能輸金共成福
果况吾 夫子之宮墻諸生肄業講習其中者而聽其荒
蕪不治甚非所以見羹墻肅瞻拜之義也樟忝郡守捐俸
如干諸君子其卽樂爲鳩工聿新廟貌深有厚望矣

重修河堤記

牛道遠

冀土郡邑多山環水抱而韓山丹水則高平冠帶也丹水源發鳩由邑西北達東南暑雨暴漲涯涘間屢駭震蕩通邑皆然按邑禹貢爲畿輔支邑秦漢數更置至北齊移治高平始肇今名然莫攷池隍何地宋開寶六年邑侯咸弼楊公始相地脉建城金峯七佛間爲金龜飲水形而北東面適當丹水西折而東之衝沿北築河堤防水溢時齧時修其來舊矣迺誌順治十一年邑侯范公暨邑紳李少司馬協憂河患完固石堤立河神廟爲鎮迄康熙丁巳六月大水涓涓無慮千尺雷响電激沸騰神廟蕩沒沉溺百餘

人東廂民舍漂傾過半而向所謂完固之石堤不復完矣
顧後邑豐稔不常蒞治者亦日不暇給河堤因循漫滅垂
五十年不治迨今雍正元年甘父母蒞茲土登城北顧睇
河逼城不里許謂某等曰是苟無堤堰以捍河澣恐終爲
城患奈何因遍諭紳衿衆庶以復堤事而衆躍然興曰甘
父母持鶴琴之介節著蒲鞭之和平治行優異豈久棲枳
棘者猶戚戚爲邑城憂不虞吾儕土著可負此盛意乎于
是爭先輸納人負車輓不兩月蠲粟山積以助河工甘父
母悅甚亟進某等告以萬衆之好義復堤之有資乃興功
築權用度計尋丈審高卑定修短雇役賃車糶粟備噐職

要職詳期不漁不惰以終厥功某等承命竭力殫思自冬
徂夏重繭任復畚楬蟻旋車牛魚貫砵磅椎鑿昕夕盈耳
者歷八閱月乃告竣計當水衝築石堤長六百尺高一十
八尺計用銀米與里甲蠲輸之數適符功已建亭堤上豎
石碣以誌侯之德於不朽曰河屆暑雨輒逞威神激輪迴
軸撼我城堙維侯愷悌憫茲民人雖非大戾水不妄侵有
備無患乃獲高枕修築諭衆衆志欣欣感侯之素撫字勞
心感侯之慎斷獄平允鷄犬不驚萬耦千耘士誦商遂樂
業安羣茲捍河澣祇爲邑補躡躍蠲輸子趨慈母畚鍤紛
興時勤慰撫土緻石堅溯澹莫侮用捍金城神人安堵財

力衆擎實伊侯功士民私願實依侯成韓山峻峻丹河澧
澧佩侯大德與共峙行若帶若礪毋潰毋崩爰鐫文石千
載斯銘